

新動向

第 二 卷 第 八 期

要 目

發展戰時貿易之途徑

吳半農

評畢德門新中立法案

崔書琴

贊中華(新事論之十二)(完)

馮友蘭

列強空軍與我國空防問題

葛世昌

地利與勝利

傅孟真

自緬甸至中國鐵道設計(二篇)

台維新著
周光偉譯

「王道」——血流之一

天 虛

英人眼光中的蘇聯實力

曼徹斯德導報
翔生譯

二 十 八 年 五 月 十 日 出 版

新動向半月刊

目次

第二卷 第八期目錄
二十八五月十日出版

發展戰時貿易之途徑

吳半農

評畢德門新中立法案

崔書琴

贊中華(新事論之十一,完)

馮友蘭

列強空軍與我國空防問題(一)

葛世昌

地利與勝利

傅孟真

自緬甸至中國鐵道設計

台維斯著
周光偉譯

雲南鐵道

台維斯著
周光偉譯

王道——血流之一

天 虛

蒙自歸來(特寫)

羅南湖

官僚政治的誤國

馬場恆吾著
惠之譯

波羅軍事合作的展望

曼徹斯德導報
萍影譯

英人眼光中的蘇聯實力

曼徹斯德導報
翔生譯

生機(詩)

阿 植

漫畫四幅

發展戰時貿易之途徑

吳半農

當前我國的貿易問題，值得注意的，有下列幾方面：

(一) 抗戰以來，由於政府積極鼓勵出口，我們的對外貿易，在國際支付的意義上，已經有了顯著的進步。依據海關總稅務司公署最近發表的數字，我國政府統制下的各埠，去年一月份入超約達一百三十四萬英鎊，及至全年統計的結果，平均每月出超約達二十四萬鎊。反之，淪陷區域的對外貿易，去年一月份入超為四十萬零五千鎊，及至去年十一月兩月廣州武漢陷落後，其入超驟增至每月約一百九十九萬二千五百鎊。但同時我們不要忘記，去年一年我國對外貿易的總值，由於沿海沿江各大商埠和水陸交通綫的相繼喪失，已經遭受了很大的打擊。依據總稅務司公署的統計，一九三八年政府統制下的各埠的進口貨值，折合英鎊計算，約較上年減少百分之八十二，出口貨值減少百分之五十二。同時，淪陷區域的進口貨值約增百分之九十二，出口貨值亦增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這是一個至堪注意的發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各重要出口貨物，除了茶葉礦砂外，其餘各項的輸出均現慘跌。就中尤以佔出口第一位的桐油跌落得最厲害，計一九三七年全國出口值約合法幣九千萬，一九三八年則已跌至四千萬元不足了（包括淪陷區的輸出）。再就全國出產桐油最多的四川來說，在長江交通未斷絕時，每月桐油輸出平均約值四百餘萬元，及至長江交通斷絕後，每月輸出僅約值三萬五千元而已。又如四川的蠶絲輸出以前每月約值一百五十萬元，現在僅值二十五萬元；豬鬃以前約值一百萬元，現在僅值十四萬元；羊毛以前約值六十五萬元，現在僅值八千元；革皮以前約值二十四萬元，現在僅值九萬元；藥材以前約值四十六萬元，現在僅值二十萬元。可知目前我國的出口貿易需要努力推進之處尚多。如何才能恢復戰前的輸出水準，實為目前當務之急。

(二) 輸入貿易方面，由於內地運輸困難，目前的進口數量雖已大

減；對於非必需品的進口，自去年實施外匯統制後，政府雖已採用拒絕申請法定匯價的辦法，消極加以限制；但因外匯暗市的出現和港紙越幣的流通，直至現在一切奢侈品仍能源源輸入。上海不必說了，即以後方各城市而論，在目前外匯供給萬分困難的情形下，化粧品、照相材料、運動用具、呢絨呢噐、雪茄紙煙、咖啡酒類等舶來奢侈品莫不充斥市場。可知目前的進口貿易需要調整之處尚多。如何才能使進口貨物與抗戰的需要相適合，也是當前重要的問題。

(三) 我國的出口貨物原以農產品及礦砂為大宗，而進口貨物則以機製品為大宗。在這兩種性質不同的貨物交換中，經常存在着不平等價格的剝削關係而使我方處於不利地位。現在進口貨物因來路困難而價格飛漲，出口貨物因銷路阻塞而價格慘跌，這種不平等價格的剝削關係，從國內生產者來看，必愈趨嚴重。加以法幣的幣市匯價業已跌落達半，這也使我國的對外貿易在價格上蒙受相當的損失。還有一點，農產品和礦砂的特質是體大而價小；反之，機製品的特質是體小而價大。這一差別便造成我國出口貨物對進口貨物的運費上的不平等關係。過去進出口貨物的運輸均以水道為主，而水道的運費最為低廉，故這種差別還不甚顯著。京滬陷落後，長江下游交通阻塞，貨物運輸改以粵漢路為主，運費已經提高。及至廣州失陷，武漢撤退，運輸能力薄弱而運費昂貴的公路遂一躍而成爲進出口貨物的唯一輸送路綫。在這種困難的情形下，雖然洋貨的輸入和土貨的輸出同受到運費陡漲的影響，但體大價小的土貨，除了受到這個絕對的影響外，還要蒙受隨着運費的增漲而擴大等價差額的相對的損失。這更使土貨的輸出處於一個不利的地位。因此如何提高出口貨物的品質以減低其在價格和運費上所蒙受的不等價的損失，也是當前討論我國對外貿易問題時所應注意的。

(四)以上三點係就對外貿易而言。此外，國內貿易自戰事發生後亦呈紊亂停頓的現象。試以棉花為例。一九三七年冬，全國棉花的產量約計一千三百萬市担。產量如此豐富，若在平時，除供給國內紗廠的需要外，還有一部分可供輸出之用。但當時因在非常時期，原棉的原有銷路均告斷絕，棉農無法售脫其產品，以致生活發生嚴重問題，大有岌岌不可終日之勢，農產調整處雖極力調整，從事救濟，並委託通成中棉兩公司分赴各棉產區開採收購，但究因收購的數量不多，仍不能解救農民的困苦。據高惜冰先生的估計，截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底止，該調整處收購的原棉共計六萬餘市担，尚不及全國產量的百分之五。可知不能售脫原棉的農家尚不知有幾百千萬。當時陝西孫主席曾說：「今日政府收買棉花，真同收買民心。」可謂慨乎言之！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裏曾經提到去年看察冀邊區處理棉花的經過。當時擺在邊區政府面前的有兩個難題：是任其輸出，供敵利用呢？還是禁止輸出，叫民衆餓肚子呢？最後的決定是政府收買了一部分以作軍需，其餘的只得於徵稅後任其輸出。這是一個至堪注意的問題。去年全國的出口貿易中（包括淪陷區），增加最多的就是棉花。這便充分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除棉花外，臨近戰區的其他商品化的農產品，如蠶絲，茶葉，穀米，等都有同樣的問題發生。去歲各淪陷商埠的出口貿易比較前年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三。這個百分數的增加與其說是由於敵人軍事佔領地域的擴大，無謂說是由於我方內地運銷機構的停滯。因為敵人所佔領的是城市和重要交通綫而不是農村；只有在我們自己無法運銷的條件下，敵人的經濟侵略才有可能實現。固然，各戰區的政治組織之薄弱或缺乏也是一個原因，但有些地方，游擊戰爭和民衆組織已有相當發展——如上面所提到的晉察冀邊區——而仍不能防止資敵，便是因為經濟的法則在那里作祟的緣故。可知國內貿易——尤其是各游擊區或臨近戰區對後方的貿易——需要調整之處尚多。如何才能建立國內的新的運銷機構，使各地物產在敵人的封鎖下仍能無相通，更是目前所應注意的。

針對着上面這些問題，我們可以提出的對策至少應包括三點，即

(一)改善貿易機構，(二)提高國產品質，(三)增強運輸能力。現在分別討論如下。

關於貿易機構的改善，我以為應向下面兩個方向努力推進：

第一，進出口貿易應以國營為目標。我國是一個商業組織極不發達的國家，對外貿易大權一向落在洋商手裏，國人自辦的進出口商行固然為數甚少，而且一考其性質，大抵還是買辦性的組織。在這非常時期，希望這些微弱的原有商業機構來負擔促進對外貿易的責任，實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所以即使撇開理論不談，單從事實方面來看，也只有政府自行經營輸出入業務，才能增加輸出，調整輸入，並使整個的對外貿易走向合理化，計劃化之途。實際上，我國主要的出口貿易，自抗戰以來，已漸具國營之雛型。如財政部貿易委員會，除了對商人墊款貸款及代辦各項運銷手續外，並已開始自行營運，大量收購桐油，茶葉，畜產，生絲，羊毛，藥材等貨物，交由該會附設的富華公司代銷海外。關於桐油的輸出，貿易委員會最近並和官商合辦的中國植物油料廠公司訂立密切合作辦法，規定國內收購提煉儲運等工作由公司負責，國外推廣和運銷兩部分工作由委員會負責。至於錫鎳兩礦的貿易早已劃歸資源委員會管理。可知主要的出口貨物已經屬於國營了。此外，貿易委員會和中央信託局負責的對蘇對德的貿易貨辦法更其國營貿易的意味了。進口貿易方面，目前雖還沒有國營機構，但最近經濟部工礦調整處集中購備材料工具的辦法也已顯貿易國營的趨勢了，總之，目前國營對外貿易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此後如能擴大範圍，集中組織（目前的機構過於分散，急應調整），則國營的目標不久便可完全達到。

第二，國內貿易方面，政府應做到參加市場買賣，以收調劑供求，平準價格之效。抗戰以來，政府在這一方面也已有相時的成就，如經濟部農本局之運銷食糧，收買棉花，經濟部燃料管理處之調節煤餉，就是顯著的例子。又如上面所說貿易委員會之收購桐油，茶葉生絲，羊毛等貨物也有同樣的作用。此後政府應盡量擴大這類的活動，同時並應改善民間的商業機構以便統制管理。關於後面一層，需要同時

進行的工作計有三方面，即（一）幫助增設官商合辦或完全商辦的新式貿易公司，如已有的中國葉茶公司，中國國貨聯營公司，中國棉業公司，通成公司，川陝實業公司，第是；（二）幫助發展運銷合作機構；（三）限期組織各種同業公會並施以統制。只有加強了民間的商業機構，整個的貿易才易於推進和管理。尤其值得提出的，便是各游擊區及臨近戰區的運銷機構應從速加強，並儘可能地使其和後方的貿易機構發生聯繫。此外，省際貿易亦應積極發展。報載閩粵三省近已組織省際貿易委員會，有計劃地發展省際貿易，如閩南的板糖運銷，閩西的土菸運銷，閩粵分運糖粵，糖米交換閩粵，都覺供不應求；而閩西各縣的日用貨物，都出潮汕運來，物價因而得以平準，不至昂貴。這種辦法是很值得推行到其各省乃至各游擊區的。

其次，我們再來討論提高出口貨的品質問題。

關於這一點，我們希望政府能趕快在各重要出口貨的出產地或集散中心分別設立各種加工工廠，從事初步的製造。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就錫砂來說，我國輸出的都是粗製錫粉，每噸售價不及一千元。但如果我們用高溫炭化還原法把它製成金屬錫粉，便可使其在重量上減輕四成，在價值上增高四倍（金屬錫粉在紐約的市價約值幣五千元）。這於增加輸出價值，減低運輸費用，都是有補的。除了錫砂外，豬鬃可以漂白，桐油可以提煉或製成洋漆，牛羊皮可以製成皮革，都是即應設法進行的。事實上，政府近年亦已注意及此。除了上述的中國茶葉公司和中國植物油料廠加工製造茶葉及提煉桐油外，資源委員會曾有錫鐵廠及錫礦精煉廠的籌備，貿易委員會最近也收買了川渝製藥廠從事豬鬃的精造。又中央工業試驗所最近採用五倍子作鞣皮的藥

料，以代外來的鋒鹽及烤膠，將羊皮製成皮革，結果頗為圓滿。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措施。希望政府此後加倍向這方面努力。

此外，各地精巧細緻的手工藝品，如漆器，竹刻，綢緞，花邊，等亦應設法在南洋一帶及海外其他各地推廣銷路，因為這類製造品的輸出也是能够提高我國出口貿易之品質的。

最後，我們討論到增強運輸能力的問題。

這裏，需要我們努力的有好幾方面。（一）發展各種聯運，如交通部水陸運輸聯合委員會的組織及湘閩贛湘桂川滇黔八省聯運的辦法是。（二）充分利用臨近戰區的現有交通路線，特別值得指出的，便是目前尚能自由通航的溫州，甯波，福州等埠。（三）加速完全國際交通綫和省際路綫。應當特別指出的，便是敘昆鐵路，滇緬鐵路，以及橫過新疆縮短中蘇陸路運輸的西北鐵路。（四）改善公路運輸，尤其重要的是調整運輸管理，改良路面橋樑，增加卡車數量，等項。（五）組織大規模的人力及畜力運輸隊，尤其值得提倡的是膠輪驢車。根據調查，昆渝間的汽車運輸每噸約需八百元，而驢車運輸只需三百三十元。（六）開闢內池的航運。西南的水道甚多，目前應選擇其重要的儘先開闢，以便大量行駛木船。誰都知道，水道運輸是最便宜的。拿四川的情形來說，目前成渝公路的運費每公噸每公里需洋八角，而不船的運費平均每公噸每公里僅需五分。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提倡的。

發展戰時交通，自身是一個重要而複雜的問題。這裏所能附帶談到的不過是一個極粗的大綱。詳細的情形只好等到以後另寫文章討論了。

評畢德門新中立法案

崔書琴

近來國人以及同情我國的美國人，對畢德門新中立法案攻擊甚力。據畢氏宣稱，該案既於中國不利，國會可另行通過特種法律，以免使日本獲得便利。但我們讀完國際宣傳處所譯的該案全文後，覺得

它不祇對我國會發生惡影響，即對世界和平乃至美國本身利益也都不不能說是一種貢獻。美國現行中立法本來也是根據畢氏的提案而通過的。它可以說是實行孤立主義的具體辦法。熱心世界和平的批評者，都

說它的缺點在對於侵略國與被侵略國未加區別。畢氏的新案，不但未接受這種批評，孤立主義的色彩反而更濃厚。擁護傳統中立權利的批評者，都說它放棄的中立權利太多，畢氏的新案，在允許私人售賣軍火於交戰國一點上。雖然容納了他的意見，但在其他方面放棄的權益較以前還多。無怪乎它在國內外都遭受反對。

畢案與現行法相較，有下列幾個不同的地方。

第一是關於總統指明交戰國的規定。現行法第一節第一項規定總統遇國際間有「戰爭狀態」(State of War)存在時，須宣告之。宣告後即實施中立法所規定的種種禁令。從文字上看來，總統有宣告的義務，而沒有自己裁奪的權力，但因所謂「戰爭狀態」意義並不十分確定，所以未經宣戰的軍事衝突是否戰爭狀態。(經過正式宣戰的軍事衝突當然是戰爭狀態)，總統有決定的自由。意阿戰爭與現正進行中的中日戰爭，雖都未經宣戰，美國總統却宣告前者為戰爭狀態並實施中立法，而未宣告後者。近幾年來多是不宣而戰，以後恐怕還是如此。許多人認為原來的條文不够清楚，所以畢案就改為如下的規定：「國際間發生武裝衝突時，不論其已經宣戰或未宣戰，總統應於三十日內，頒布命令，指明參加戰爭之國家。」此項命令頒布以後，各種禁令，就要實施。這種修正實際上減少了總統的便宜行事權「武裝衝突」的意義較「戰爭狀態」寬汎，再加上「無論其已經宣戰或未宣戰」一語，遇到像現在的中日戰爭，美總統祇好宣告實施中立法。依現行法，遇不宣而戰時，還可以藉不實施中立法以給被侵略國自美購買軍火的便利，而依畢案，侵略國與被侵略國之未加區別，不但仍舊，並且將這種便利也取消了。由此可見畢案較以前更趨向於孤立主義。

第二是關於中立法適用於內戰的規定。現行法第一節第三項規定，遇有外國發生內戰，倘因其規模之大，由美輸往該國軍火軍器足以危害美國和平，總統應宣告之，並實施中立法。關於這一點，總統有很大的便宜行事權，因為中立法對外國內戰實施與否，完全由總統個人的判斷力決定。此項規定內戰中的合法政府與叛黨置於同等地位，

顯然與國際法不合，因為依國際法，一個國家在友邦發生內亂時，祇能協助合法政府，而不得接濟叛軍。如對雙方同樣看待，未會有鼓勵革命的影響。以前的舊中立法原無此項規定。西班牙內戰發生，國會通過畢德門氏提案實施中立法。迨一九三七年修改中立法時，更進一步將適用於內戰的條文正式列入，乃成為現行法第一節第三項的規定。中立法對西國內戰實施的結果，很不利於西政府。雖有許多人建議羅斯福總統撤銷軍火對西禁出口的命令，但終未撤銷。西政府的失敗也未嘗不由於此。這次畢氏中立法案竟刪去了關於內戰的條款，這可以說是唯一改善的地方。

第三是關於禁載旅客與物品的規定。現行法第二節第一項規定，除軍火外，如總統認為必要時，得禁止美國船隻運載其他的物品或原料赴交戰國。而畢案第二節第一項更進一步的規定：「無論何時，一經總統根據第一節第一項所賦權限頒佈命令後，任何美國船隻，不得裝載任何旅客，物品或原料，直接或間接運往業經指明之任何國家。」我們讀了這一項後，深為詫異，甚至疑心國際宣傳處的譯文錯誤或不完全，我們既未見原文，自不敢冒然判定。假如譯文與原文相符，我們就不能不說美國孤立主義者發了大狂。畢案與現行法不同的地方在(一)關於禁運，總統無便宜行事權，祇要指明交戰國，就必須禁運。依現行法，總統如認為禁運為維持美國安全或和平所必要，始頒布命令。(二)依現行法禁運物品的種類由總統決定並頒佈，而畢案則規定「任何物品或原料」都禁運。(三)現行法未禁載旅客，而畢案規定「任何旅客」都禁載。畢案這一項規定實行起來，美國任何船隻根本就不能再駛往交戰國的口岸。(如欲駛往祇能空船)，美國的造船業與航業勢必受重大的損失。依國際中立法，中立國的船隻可以自由運載禁制品以外的物品和普通旅客前往未被封鎖的交戰國口岸。這是中立國權利之一，同時也是美國向來所堅持的，而現在竟因欲避免捲入戰爭漩渦而自動放棄，真是奇怪極了。我們相信美國的造船業與航業必羣起反對這一項規定。

第四是關於「現購自運」的規定。現行法第二節第二項規定的「

現購自運」辦法，祇適用於軍火與軍器以外的物品與原料，而畢案竟擴張於軍火與軍器，因為這兩種東西包括在「任何物品或原料」一語裏。所謂現購自運，是交戰國可以用現金向美國商人購買並且自己負責運回。這種辦法當然有利于有現金與輪船較多的交戰國。按諸實際，就是利於英法，而不利於德意，因為前者存於美國的現金和自已所有的商輪運輸較多，而後者現金與海上運輸工具都較少。不過利於日本而不利於我國的情形也極明顯，因為我們既無海軍又無商輪，而租用他國的商輪，又難免被敵人捕獲。我們反對畢案的重要原因在此。據畢氏自己說他的動機有五，其實祇有一個能代表真意。那就是：現在各國自美購買軍火軍器的要求，日益增加，同時美加緊擴軍不能依賴政府的兵工廠，因之必須提高私製軍火的出產量，而欲如此，則非准許軍火出口不可。准許軍火現購自運，美國軍火商可以大做買賣。但往遠處看，即為美國自己利益計，這也不是很好的辦法，因為英法的外匯究竟有限，到完了時，美國如不肯貸款，軍火貿易勢必縮小範圍，而貸款又非中立法所許可。畢氏以為他的提議高明，其實正未見得。

此外畢案還有幾個不同的地方，但不如以上所說的四點重要。例如第三節規定，總統指定交戰國後，如「認為必須採取適當措施以保護美國公民時，應頒佈命令，禁止美國公民或懸掛美國國旗之船隻，

贊 中 華（新事論之十二）

在舊時，中國人的大部分好貴古賤今。凡今人作了什麼好事，這些人總覺得，無論這事如何好，或作得如何好，但比之古人，總要差一點。古人所作底事，一定更好，或作得更好，如果今人作了什麼壞事，這些人便借題發揮，用「世風不古，人心日下」，等濫套，將今人罵得「狗血淋頭」。

在舊時，除了些廟堂頌聖底作品外，在私家著作裏，很少看見稱讚他自己的時代底文章。王充論衡齊世篇說：「古有無義之人，今有

通過總統認為係武裝衝突區域而加以劃定指明之地帶。」這一節是現行法所沒有的，其用意不外避免糾紛。又如畢案（第五節）與現行法（第九節）雖都規定實施中立法後，「任何美國公民不得乘坐業經指明為交戰國家之任何船隻。」但畢案增加了一項例外，即「美國政府之武官代表以及公務人員，因公出國，並得總統之特別准許者，」不在此限。這一點補充的似有道理。現行法第五節第七項規定，總統發給的軍火出口執照，遇總統指定交戰國時，應立即作為無效。畢案把這一項刪去了。那意思就是交戰國的指定，並不影響已經發給的軍火出口執照。這也是一個合理的修正，沒有什麼可批評的。

綜上而論，可知畢案與現行法比較起來，孤立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因此我們不能說它對世界和平是一種貢獻。同時擴大現購自運的原則雖可增加美國軍火的輸出，但因禁止美國船隻運載任何旅客，物品或原料赴交戰國，必予美國造船業與航業重大的打擊，結果還是得不償失。所以畢案不但我們反對，即熱心世界和平與擁護傳統中立權利的人們，必也都不贊成。自國際和平的立場講，如果真的修改中立法，應就侵略國與被侵略國加以區別，不應同樣看待，更不應給被侵略國較大的便利。現在我既不敢斷定畢案在上際通不過去，就惟有繼續的表示反對。最低限度我們希望美國國會能通過特別法律，以免我國感受很不利的影響。

四月廿三日

馮友蘭

建節之士，善惡雜廁，何世惡有？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貴所聞而賤所見，辨士則談其久者，文人則著其遠者。近有奇而辨不稱，今有異而筆不記。王充看出了大部分人的錯誤，所以他在他自己的書裏有宣漢篇。在這篇裏，王充指出，漢朝的文治武功，都超越前古。王充感覺到他自己的時代的偉大。這在舊時是很少見底。

在舊時，大部分人都都貴古賤今者，其原因有兩點可說。就第一點說，大部分人都都是「貴所聞而賤所見」。『今』是一個人之『

所見世」，「古」是一個人之「所聞世」，或「所傳聞世」。大部分人本來都是「貴所聞而賤所見」，所以他們亦是貴古能賤今。就第二點說，中國舊時底社會，是農業底社會，在農業底社會裏，人所注意底事情，如四時之變化，五穀之種植收穫等，大部分都是循環底。對於循環底事情，人靠經驗即可以知之，治之。農業社會的人，特別「尊」高年。高年是有經驗底人。青年人有什麼不了解或不能應付底事，即請教於高年。高年，憑他的經驗，可以教訓青年，而這些教訓，大致都是不錯底，因為在農業社會裏，新來底事與過去底事，大致都是一類底。在這種情形下，人對於「古」即不知不覺地起了一種尊敬之心。但在工業社會底人，新底事情，時常發生。謂其新又不只是個體上底新，而是種類上底新。我們常聽見有些高年人說：「這種事我沒有經過」。這一類底話在農業社會裏是很有意義底，但在工業社會裏，則沒有什麼很大底意義。因為在工業社會裏，人所沒經過而新有底事，是太多了。對於人所沒有經過底事，舊經驗的教訓即不可用，至少是不一定可用。所以在工業社會裏，高年不是一個傲人底性質，而青年反是一個傲人底性質了。青年所以成爲一個傲人底性質者，因青年對於種類上地新底事物，可以學習，而高年則不能學習也。在農業社會裏，人所以尊高年，一半是由於道德底理由，一半是由於實用底理由。在工業社會裏，如果人亦尊高年，其所以尊高年完全是由於道德底理由。

近數十年來，中國自農業社會，漸變爲工業社會，所以貴古賤今底人，在現在是很少底了。但有部分人另外又犯一種毛病，即貴遠賤近。凡中國人作了什麼好事，這些人總覺得，無論這是如何好，或作得如何好，但比之外國人，總要差一點。他們總想着，外國人所作底事，一定更好，或一定作得更好。如中國人作了什麼壞事，這些人一定要借題發揮，用「中國不亡是無天理」等濫套，把中國人罵得「狗血淋頭」。

現在所以有這一部分人，貴遠賤近者，其原因亦有兩點可說。就第一點說，近是人之所見，遠是人之所聞或所傳聞。人既易於「貴所

聞而賤所見」，所以也易於貴遠賤近。就第二點說，中國現在一部分人還有殖民地人的心理。在上篇「論抗建」裏，我們說到所謂殖民地人的心理。中國有這種心理以在清末民初時候爲最著。相傳有人以爲美國的月亮比中國的月亮圓。實際上不必真有人如此以爲，但有此傳說，也就是一個很有意義底事實。此事實使我們知道，當時有許多人盲目地崇拜西洋人。這種殖民地人的心理，到現在還有殘餘。此即是說，到現在還有一部分人多少有殖民地人的心理。貴遠賤近，雖亦是人之常情，但他們又並不是僅只貴遠賤近。他們對於阿比新尼亞的英勇，總覺得「不過如此」，而對於捷克的懦怯，總覺得「沒有什麼」。在這些方面看，這一部分人的貴遠賤近，完全是由於他們的心理，是殖民地人的心理。

就人之常情說，人貴所聞而賤所見。這並不是人的弱點，而正是人的優點。「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其一即是人有理想。我們可以說，人是有理想底動物。就客觀方面說，理想是事物的完全底典型。就主觀方面說，理想是人對於事物的完全底典型知識。人有理想，而其所見底事物，都不盡合於他的理想。社會上或歷史上底事，都是人作底。人都是人，不是神。此即是說，沒有人是絕對完全底，沒有人是完全合乎人的定義底。在實際底世界中，無論什麼事物，都必多少合乎他的定義，但亦沒有一個事物，能完全合乎他的定義。人既是實際底事物，他總有缺點，他所作底事亦總有缺點。在時間上或空間上離我們遠底人，亦有他們的缺點，他們所作底事亦有缺點。不過這些缺點，是時異地底人，因為距離遠底原故，不容易看見。因為距離遠底原故，人看異時異地底人或事，都只看見其大體輪廓，其詳細則看不清楚。如其大體輪廓無大缺點，人即以爲其是完全底。人對於其同時同地底人或事，則是深知其詳底。因深知其詳底原故，不但看不見其大體輪廓的無大缺點，如果其大體輪廓是無大缺點，而且簡直看不見什麼是其大體輪廓，如所謂見樹不見林者。在這種情形下，一個人看其同時同地底事，自然只見其是不完全底了。

我們論歷史上或社會上底事，必須先就其大體輪廓看。看見了他

的大體輪廓，然後可以看見他的主要底趨勢，及他的趨勢所向底目的。用我們於以上所產底名詞說，我們看見了他的大體輪廓，我們纔可以於他的許多『情』中，看出他的『性』。

在我們的新事論裏，我們的意思之一即是想指出中國在近五十年來底活動的大體輪廓，以及這個活動的『性』。許多談所謂文化問題者，大概都是想在這方面說一點。不過我們很少用文化這個名詞。因為所謂文化的意義，是很不容易確定。德國人好談文化。他們的思想習慣，是很奇怪底。他們的思想，在清楚的時候，極其清楚，在含混的時候，極其含混。在他們思想清楚的時候，他們談哲學，在他們思想含混的時候，他們談文化。他們的哲學固很好，他們談文化的時候亦最多。

近五十年來中國的活動，其主要底趨勢，是從鄉下變為城裏，從半殖民地底地位，恢復以前東亞主人的地位。就恢復以前東亞主人的地位說，中國近五十年來底活動的『性』是『復興』。就從鄉下變為城裏說，中國近五十年來底活動的『性』是『革命』。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國近來底活動的復興性，常用『民族復興』、『自力更生』等語。有些人的看法，注重中國近來底活動的革命性，常用『民族革命』、『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等語。這些看法，都不錯，這些說法，都是可說底。

或可問，就大體輪廓上看，中國近來底活動是不是已有成就，中國人在復興或革命的方面，是不是已有成績？我們的回答：中國已有很大底成就，中國人已有很大底成績。

我們於上篇『闡教化』裏說，一國可有一國的國風。中國自商周以來，一貫底一種國風。此即是道德底價值，高於一切。在這種國風裏中國少出了許多大藝術家，大文學家，以及等等底大家。但靠這種國風，中國民族，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民族而且除幾個短時期外，永久是光榮地生存著，在這些方面，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望及中國的肩背。在眼前這個不平等底戰爭中，我們還靠這種國風支持下去。我們可以說，在過去我們在這種國風裏生存。在將來我們還要在這種國風裏得救。

我們於新理學中說一社會的分子之行動，其可以直接或間接維持其社會的存在者是道德底行動；其可以直接或間接阻礙其社會的存在者，是不道德底行動；其亦不維持亦不阻礙其社會的存在者，是非道德底行動。這些話，亦可以反過來說。我們亦可以說，所謂道德底行動者，即人的行動之可以直接或間接維持其社會的存在者。所謂不道德底行動者，即人的行動之可以直接或間接阻礙其社會的存在者。所謂非道德底行動者，即人的行動之亦不維持，亦不阻礙其社會的存在者。

道德是所以維持社會存在的規律。在一社會內，人愈遵守道德底規律，則其社會之組織必愈堅固，其存在亦必愈永久。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尊重道德的傳統底國風，與中國社會的組織的堅固，與中國民族的存在永久，是有密切底關係底。

左傳說：口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是中國的一個傳統底看法。照這個傳統底看法，有三種人可以得到永久底榮譽。可以得到最大底永久底榮譽者是有德底人，其次是有功底人，其次是有學問底人。在中國歷史中，秦皇漢武，功蓋中國，但歷史家的春秋之筆，對於他們，總是貶多褒少。照傳統的看法，他們二位的名聞令譽，不及一個鄉下底老子節婦。在中國歷史上，有學問底人的聲價，也靠他的德維持。在中國歷史上，有學問底人，大部分亦是有德底人，或以為是有德底人。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中的人，百分之九十九是有德底人，或以為是有德底人。只有學問而無道德底人，不能十分為人所重視。在文學藝術方面，亦有如此底情形。例如人稱贊杜甫的詩，必說及其忠愛之忱，顏真卿的字，傳統底說以為比趙子昂的字有價值。因為顏真卿是忠臣，趙子昂是貳臣。有一傳說謂，有二人好寫字，其一寫魏武帝字，其一寫顏真卿字，寫魏武帝字者以寫顏真卿字者之字為不佳。寫顏真卿字者說：『我的字雖不佳，然是學忠臣的字。你的字雖佳，然是學奸臣的字』。寫魏武帝字者無以對。從所謂為藝術而藝術的觀點看，這些說都是『驢唇不對馬嘴』。從這觀點看這些話荒唐的程度，不亞於現在德國的物理學家說：受因斯坦

的相對論不對，因為受因斯坤是猶太人。但若從道德價值高於一切的觀點看，則若一個人的「大節有虧，其餘皆不足觀」。從這觀點看，這些話亦不是不可以說底。而在大家都如此說底社會裏，其中人的道德行為，可以得更大底鼓勵。其中人的道德行為，可以得更大底鼓勵，則有道德底行為底人必更多，而此社會的組織，必更堅固，其存在亦必更永久。

我們並不以為別底民族，或國家都是不講道德底。所謂一個民族或國家不講道德者，有兩個意義。其一個意義是說，一個民族或國家於對外作一整個底行動時，不講道德。這是有底，是可以底，不過這些行動本來無所謂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因為所謂道德本是因一社會之有而有底，而自古迄今，國之上還沒有真正底更高底社會組織。此點我們於上篇「明屠次」中，已竟說明。所謂民族或國家不講道德的另一意義是說，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內部底分子，在其內部都不講道德。在這一意義下，我們可以說，沒有民族或國家，若其還能繼續存在，是如此底不講道德。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內部底分子，可以於一個時候都不講道德；如果有這個時候，這即是那個民族或國家土崩瓦解的時候。但若說有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內部底分子，都從來不講道德；這是沒有底事。因為如果如此，那個國家根本上即不能成立，那個民族根本上即不能存在。

雖是如此，但西洋人對於人的評價，所用底標準，是與中國人的傳統底標準，不盡相同。中國人所謂三不朽，西洋人是亦承認底，而且他們亦不能於此三者之外，再說有別種底不朽。不過對於這三種不朽底評價，西洋人與中國人。不盡相同。照中國人的說法，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西洋人的說法，大概要是：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其次有立德。照西洋人的辦法，有大成就底政治家，軍事家，以及詩人戲子，都可以入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衆神祠」；而照中國的辦法，則只有有德底人，可以入聖廟，聖廟中固然亦有些可稱為什麼家者，但其入聖廟是靠他的德，而不是靠他是什麼家。

自清末以來，因受西洋人的影響中國人雖仍尊重有德者，而對於

有功有言者的崇拜，已比前增高。在清末即有人稱讚秦皇漢武的偉大。我們現在以為秦皇漢武當然是偉大。不過這種說法，在清末是翻案文章。民初更有人稱讚則天皇后的偉大，這更是翻案中之翻案了。在這些方面，我們雖已受了西洋人的影響，但對於西洋人在這一方面底觀點，亦並未完全接受，我們可以了解英國人為什麼崇拜莎士比亞，但我們仍不能了解美國人為什麼崇拜某工業大王或某電影明星。在這些地方，中國人還是中國人。

在清末民初，有些人以為中國人不知分別公德與私德。中國人所以不崇拜秦皇，漢武，以及則天皇后者，因中國人以他們的私德與他們的公德相混也。照我們的說法，凡可稱為道德者，都是與社會有關底，即都是公德。純粹只關係一個人的私底事，都是非道德底，即無所謂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一個人打死了另一個人，他這行為可以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但一個人多吃了兩杯酒，以致頭暈嘔吐，我們不能說他這行為是道德底或是不道德底。

或可說：中國人原來所講底道德是舊道德。中國人只知講舊道德而不知講新道德，所以中國幾十年來要自強，而還沒有強起來。照我們的看法，在有些地方，可以說新道德。舊道德，在有些地方，道德是無所謂新舊底。照我們的看法，有社會，有各種底社會。有些道德，是因某種社會之有而有底。如一民族或國家，自一種社會轉入另一種社會，則因原一種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對於此民族或國家，即是舊道德，因另一種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對於此民族或國家，即是新道德。但大部分底道德是因社會之有而有底。只要有社會，就需有這些道德，無論其社會，是那一種底社會。這種道德，中國人名之曰「常」，常者不變也。照中國傳統底說法，有五常，即仁義禮智信。此五者的意義及其所以為常，我們於新理學中已說過。此五常是無論什麼種底社會都需要底。這是不變底道德，無所謂新舊，無所謂古今，無所謂中外。「天不變，道亦不變」，對於「常」仍是可說底。忠孝是因家為本位底社會之有而有底道德。這一點昔人雖未看清楚，但昔人雖以忠孝為人之大節，但不名之曰常，這是很有意義底。關於忠孝

我們於上篇「原忠孝」中，已說了很多。忠孝可以說是舊道德。我們現在雖亦仍試忠孝。如現在常有人說，我們要對於國家盡忠，對於民族盡孝，不過此所說忠孝與舊時所謂忠孝，意義不同。此所說忠孝是新道德。我們可以說，對於君盡忠，對於父盡孝，是舊道德；對於國家盡忠，對於民族盡孝是新道德。在這些方面，道德雖有新舊的不同，但能行不變底道德底人，都自然能行這些道德。一個能行仁義禮智信底人，在以家為本位底社會裏，自然能事君以忠，事父以孝，在以社會為本位底社會裏，自然能為國家盡忠，為民族盡孝。

無論古今中外，都承認上所說三不朽之為不朽。這是各民族或國家之所同。但各民族或國家對於此三者之相對底重輕，則可有不同底看法，此是各民族或國家之所異。其所以有此異的原因，我們於此不論。我們於此只說，其有此異，是事實。這些異，從某種社會的共相的觀點看，不是主要底，但從一民族或國家的殊相的觀點看，則是重要底。此點我們於上篇「評藝文」中已說過。

照中國的傳統底評定人的價值底標準，有德為比有功更有價值。因此有許多好大喜功，好冒險進取底人，因得不到鼓勵而不能盡其才。在中國歷史中，有些好大喜功，冒險進取底人，如有所成就，其成就不是在社會鼓勵之下成功底，而是冒險社會的大不韙而成功底。在這一方面說，中國在進步方面，受了大影響，但中國重有德的影響，便人人都向有德這一方面走，因此中國的社會組織得以堅固，中國民族的存在，得以長久。中國民族，這樣地穩扎穩打，纔能有如上所說稀有的成就。

說到中國的社會組織堅固，或許有人聽見即笑掉了大牙。因為近來罵中國或中國人者，都說中國是無組織底國家，中國人是一盤散沙。這些人的話，我們亦不能說是全無根據。不過這些人都可以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我們於上文「說家國」中說，在生產家庭化底社會中，家是人的。一切。中國舊日底社會是生產家庭化底社會。在舊日社會中，家的組織，極其堅固。舊日所以以孝為道德的中心者，即因孝是鞏固家的組

織的道德也。在舊日，凡可以鞏固家的組織底行為，或可以延緩家的存在底行為，皆是孝的行為。例如舊日兄弟不和，或妯娌不睦，均可稱為不孝底行為。因此等行為，足以招致家之分裂也。在舊日，兄弟分居，雖不是不道德底行為，而亦不是光榮底行為。「五世同居」雖不是人所必行底道德底行為，而却是很光榮底行為。娶妻生子，亦是孝底行為，因此等行為，乃所以延緩家之存在者也。「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照舊日的看法，人人都有為其祖先傳嗣續的責任。中國人民的衆多，中國人的此等責任心不能不說是其一大原因。

中國人的組織，雖注重在家，然亦並非只限於家。舊日所謂江湖上底各種組織其嚴密堅固，比家的組織，更有過之。試舉在歐美各國作賣貨小販底中國人以為例。我們所謂上等人者，如要到外國遊歷，總先要請教許多人先看許多指南游記，先學些官語。即令如此，我們還時常感覺困難。在歐洲旅行，火車走不了幾個鐘點，就要過國境，查護照，驗行李，換錢，換言語。這些情形，教我們感覺更大底困難。但是常有一個外國字不識，甚而至於一個中國字也不識，底中國人，帶一點零碎貨物，可以傳食於歐洲。這些人能周游列國，全靠他們的幫。他們的幫是一種嚴密堅固底組織。別底國家向外移民，靠兵船大砲，但中國向外移民，則靠這些民的本身的嚴密組織。河北山東底人，向東北西北遷移，遠及蘇聯及歐洲各處。廣東福建的人向東西南南遷移，遠及南洋及美洲各處。他們的成功，沒有靠政府的任何幫助，只靠他們自己的嚴密組織。中國人的組織的堅固，在這些地方是很容易看出底。

常有人說：中國人所有底嚴密堅固底組織，都是小組織。正因中國人有嚴密堅固底小組織，所以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反而組織不起來。中國人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國底。一到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中國人不是鬧黨見，就是鬧省見。各小組織的力量，互相推毀，互相抵消。結果是：關於大組織底事，什麼都不能作。這是實在情形。這些批評家所說底，並不錯誤。不過他們沒有想到，在舊日以家庭為本位底社會裏，在舊日底交通狀況下，所謂全國大一統，本只需要很鬆底

組織，亦只能有很鬆底組織。在那種社會裏，在那種交通狀況下，嚴密底全國大一統底組織，是沒有物質底必要，亦沒物質底基礎。關於這一點，我們於上篇『說家國』中已經說明。我們可以說，中國人舊時只有嚴密底小組織，而沒有嚴密底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者，因為照舊時底一套社會制度，本來只需要嚴密底小組織，亦只需要鬆弛底全國大一統底大組織。而其物質基礎亦只允許如此。到中國的社會制度一變，及其物質基礎允許的時候，中國的全國大一統底組織亦一天一天地嚴密底組織起來。二十一個月底使大底戰爭，更證明了這一點。

我們看史書，常見上面寫：某師與某師戰大破之；某師潰，等語句。我們在現在底實際經驗中，深明白了破字及潰字的意義。破者破其組織，潰者其組織崩壞。打仗並不是要把敵人趕盡殺絕，亦不能如此。打仗的勝利，不是靠敵人的絕滅而是靠敵人的崩潰。戰勝底兵可以用幾個人，趕殺收兵幾百人。其原因即是，勝兵雖只幾個人，而是有組織底，敗兵雖有幾百人，而其組織是已被擊破底。敗兵雖有幾百人，而此幾百人只是幾百個一個一個底人。幾個人打一個人，當然是很容易底。這次中日戰爭，是個極不平等底戰爭，我們於上篇『論抗建中』已竟說過。在這個極不平等底戰爭裏，我們雖退而不潰，我們雖有時為敵人所敗，而却永未為敵人所破。就軍隊說是如此，就人民說亦是如此。這樣我們表現出很大底組織力，很大底道德力。

以上說了我們的國風的一方面。就這一方面說，這種國風的理論底根據是儒家學家的學說。更確切地一點說，鞏固家的組織底道德的理論根據是儒家的學說。鞏固『幫』的組織底道德的理論根據，是墨家的學說。此外中國的國風還有另一方面；這另一方面養成中國人的『滿不在乎』的態度。就這另一方面說，中國的國風的理論底根據是道家的學說。儒家學家教人能負責；道家使人能外物。能負責則人嚴肅；能外物則人超脫。超脫而嚴肅，使人雖有『滿不在乎』底態度，而却並不是對於任何事都『滿不在乎』。嚴肅而超脫，使人於盡道德底責任時，對於有些事，可以『滿不在乎』。有儒家學家的嚴肅，又

有道家的超脫，纔真正是從中國的國風發出來底人，纔真正是『中國人』。

真正底中國人，並不必後『肉食』者中求，在非『肉食者中』，這些人實在多得很，近來有許多報告戰地消息底文章，在這些文章，有許多地方，我們看見真正底『中國人』。有一訪員碰見一位軍人，自往河北組織游擊隊。談話之間，這位軍人表示，對於中國的最後底勝利，他是有確信底。這位訪員問：『中國打勝以後，你打算作什麼事情？』這位軍人很冷靜地說：『那時候，我已死了。在這次戰事中，軍人大概都要死底。』在徐州撤退的時候，有一部分軍隊突圍而走，敵人發砲追擊。在軍隊出了激砲射程以外時，有位軍人說，『日本兵對於中國兵真客氣極了。放了這許多禮砲送行』。有一個杭州的老板，於財產完全損失以後，跑到上海。有人問他怎麼辦，據說：『沒有什麼，再來一回』。這些人都是平常底中國人。他們處大難能如此地嚴肅如此地超脫，或如此地嚴肅又超脫。這都是數千年底國風發出來底真正『中國人』。中國的過去，靠這些真正底『中國人』。中國的將來，也靠這些真正底『中國人』。

我們是提倡所謂現代化底。但在基本道德這一方面，是無所謂現代化底，或不現代化底。有些人常把某種社會制度，與基本道德為一談，這是很不對底。社會制度是可變底，而基本道德則是不可變底。可變者有現代化或不現代化的問題，不可變者則無此問題。有人說：『現代化不只指生產技術，如『忠於職分，忠於紀律，忠於法制』，就是現代化的精神。這話是不對底。照這種說法，則只有現代人方始『忠於職務，忠於紀律，忠於法律』。如果如此，則古代的人憑什麼能有社會底組織？我敢說：如只有所謂現代的精神者，方始忠於職務，忠於紀律，忠於法律』，則人類滅絕久矣，那裏還會有所謂現代人？

說到此，我們感覺到，清末人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就一面說，是很不通底，但就另一方面說，亦是可以說底。如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是說：我們可以以五經四書為體，以槍砲

爲用。則這話誠然是不通底。讀五經四書，是不會讀出槍炮來底。民初人說這種說法是體用兩概，正是就此話的此方面說。如所謂中學爲體，西學爲用者，是說，組織社會的道德是中國人所本有底，現在所須添加者是西洋的知識技術工業，則此話是可說底。我們新事論的意見，亦正如此。不過我們不說是西洋底知識，技術，工業，而說是現代底知識技術工業而已。我們所以必辯如此說者，其理由已詳於上篇『別共殊』中。清木人沒有這樣清楚底見解。不過他們總覺得中國是有些不必改變底東西，不過這些東西確切是什麼，他們不能明確地看出說出而已。

自清末至今，中國所缺底，是現代的知識技術，工業，所有底是組織社會的道德。若把中國近五十年的活動，作一整個看，則在道德方面是繼往，在知識技術工業方面是開來。這本是一件很明顯底事實。不過因其太明顯了，有些人總想著，問題或別有所在。『道術易而求諸難』，正這些人之謂了。

去年有一位牛津大學的教員，寫信來說，英國人對於中國人的抵抗力之強，甚爲驚異。不知道中國人有什麼精神底力量，能有如此底

列強空軍與我國防空問題(一)

葛世昌

建設空防之意義

近代科學之進步，人類史上劃一新紀元，關於生活之競賽無論矣，就中發展最速者，則爲軍事科學，史放古代戰爭，自車馬輸入於歐土，而巴爾幹半島演成數世紀循環搏鬥之悲劇，迄後東西軍事家輩出（如孫子，吳子，亞力山大，凱撒，可勞斯衛茲，拿破等）戰術呈不斷之猛進，而因戰法之勃興，戰鬥用具，亦隨之進步矣。

自原始戰爭，以迄使用火藥之中古時期，至演進於現代之機械化，其時間雖不過百年之短程，然其影響於人生科學，及生活常態，則

行動。後來牛津大學全體教授與董事委員長底新年賀電，亦說：『英國人士，對於中國文化學術之真義與價值，在過去不無懷疑之處。但時在今日，一方鑒於狹義國家主義之糟粕相仇，一方鑒於中國反日態度之莊嚴鎮靜，究竟誰爲世界文化之領導者，吾人當無疑義矣』。若問：什麼是中國人的精神底力量，能使中國人以莊嚴鎮靜底態度，抵禦大難？我們說，此力量，普通一點說，是上所謂底道德力，特別一點說，是儒家學家的嚴肅，及道家的超脫，儒家學家的『在乎』及道家的『滿不在乎』。

我們並不以爲中國人專靠這種所謂精神力，即可度過大難。現代底知識，技術工業亦是我們所特別需要底。不過我們於上篇『開教化』中說，使人有知識靠教，使人有道德靠化。兩者比較起來，教易而化難。教可以求速而化不可求速。中國所需要補充者是可教者，所以中國的進步，是可以加速進行底。

真正底『中國人』已造成過去底偉大底中國。這些『中國人』，將要造成一個新中國，在任何方面，比世界上任何一國，都有過無不及。這是我們所深信，而沒有絲毫懷疑底。『新事論』終

有加無已也。

在中古以前之戰爭，不過一點一城之搏鬥，從事戰爭者，率爲統治階級，號召其部卒，策動少數民衆，以遂其開疆拓土之野心，危害之區，破壞之徵，予全人類之影響者，尙尙如也。

上次歐戰中，發生戰史革命者，以由過去點線之爭奪，而化爲廣面之抗爭，與其少數種族之競賽，演進到全人類之動員，此不庸言矣。而其最大影響者，往古戰爭之場所，「交戰地」，僅屬局部地帶，而此次戰爭之所及，乃係世界之全部地域矣。戰鬥手段，亦愈演愈精。

於戰爭中，交戰國傾其全力，竭其全能，舉凡殺人用具，無不力為講求，盡能發展，俾達屠戮能事，而其進步最速，破壞亦最厲者，則可空軍是也！數千年來之各戰役，均以陸海為舞台，導演用具，不過刀矛矢劍，以迄槍砲艇艦，戰爭範圍，從未離開地表面之切點，自飛機之出現，足履大地之人類，一躍而升入空中，效鷹隼之搏鬥，演空中之射擊，遂使戰之運行，由橫而縱；自低而空，平面化成立體。局部殺戮之不足，施行全面殲滅。飛機凌陣後，利用太空之翱翔，天然險阻，不能阻其行，人為防守，無法阻其進，交戰領域，有全部洗劫之虞。個人生存有全部轟炸之危，所謂數千年來文明文化，無能堪其燬滅。

關於如何充實我國防，及如何建軍，殊為現代應研究之重大問題，吾人當鄭重討論之。加強陸上軍備，施行全國皆兵乎？是敵人業已行之矣。而張鼓峯之試演，以控置四十萬精練之囚軍，預期一舉而行動破，蘇聯則僅有兩營至一團少數兵力，而空軍一動，倭則不得不現醜像，跪叩求恕矣。

充實海防乎，大英帝國，握有兩世紀海上之威權，率其艘艦艦艇，創造太陽不沒基業，自地中海上海遭遇意空軍之威脅，致使數百年來獨霸政策，遭受重大打擊矣。

由是海軍之沒落，陸軍之不濟，其應時代而興者，其唯空軍乎？故福熙將軍之言曰：

「自空軍之出世，戰術上呈一大橫轉，戰爭全部即可推翻，新式國防須另檢討，而影響戰爭實像者，即陸軍將變為消費隊，海軍僅可監敵哨耳，未來之空軍之地位，其盡臨天下事。」

空軍要件

空中戰爭，既可超國軍之戰法，乃為物質，精神兩要求，故依航空器，斷之進展，其與空軍戰術，已有顯然之改進，查歐戰間，轟炸機之航線，未有超過一〇〇〇——一五〇〇公里以上者；現在新式機在三〇〇〇——五〇〇〇公里者，亦屬普遍性能矣。於如此情況下，

不僅直接影響戰爭方式，而於整個交戰國度資源有關之人力——物力——財力，同時發生補給——防禦之極大困難，飛機之時速，已由三〇〇公里，而超過五〇〇公里以上矣，其於用法，當異從前，而戰鬥因素，更生密切關係，加以同溫層飛行之成功，盲目飛行之實用，空中戰術又生極度變化矣。

現代空中戰爭，使用之真正火器，其慘酷者並非吾人所知之炸彈，而預期以人類之威脅，及能收獲更大之效果者，則可毒化之使用耳，其炸彈之威力，僅收局部之效果，尚不足為現在盡量殺戮之資格，而於毒化使用，方可達到殲滅生物，滿足燬滅人類之手段。依杜黑將軍之意見：毒化一平方公里之地域，需要十噸毒劑如此平均二十五平方公里之我國都市，則五十架重轟炸機，即可完全毀滅，而如使用燒夷彈，據日本山德之意見，使用 Thermite 之燃劑，則全東京市，即三噸已足矣，燬滅力之大，破壞力之猛，真是不寒而慄矣。

關於空軍武器之補充，在工業國為極簡單之問題。於歐戰中，航空工業，尚屬幼稚。各國每月之產量一般約數千架，按以現在之進步，則萬千機之產量，當能謂為難事乎？且各國於平時，以三一八倍之補充量，則憑國際登記之數字，假為兩千架，是其儲備量已準備有萬千架矣，且其第二線——民戶機尚不與焉。一至於戰時，以此數量之飛機，同時活動於戰地，其破壞力，當更可驚。如有意洗劫某點，或行毀某地帶，似不為重大問題耳。

空中戰爭既依航空工業之進步，及武器之發展可構成其施行之因素，故其使命，是欲一舉而燬滅敵國之資源，及粉碎敵國之物質，殺傷敵國之市民，於最短期即可達目的也。故未來之戰爭不必假想長期，只以我準備之武器，於開戰後，數小時內，既可決定彼勝負矣。

於三段主義之施行——轟炸，燒夷——毒化下，交戰國未必能支持長期，故空防之問題，並非僅以保衛祖國之天空，防上敵人之潛入而已；必須以我長半經空中威力，噴潰敵人於其本土，即所謂磨敵於人於我領域外也。關於此手段之執行，應於平時計劃之。此各國於平時，淨離本土，開設航線或利用商業名義，拓路鄰邦，其目的即為此耳。

攻擊戰術，既如是發達，而防空方面，當亦進步，惟現代各國講求之防空，並非吾人所知之防禦，即以高射火器，或消極方法，以非敵人到達後之虛置，其最高防空之手段，第一：以我空軍構成領土上空，絕對制定或優勢；第二，則於國境上，築成嚴密拒上潛入之壁壘；而其次，方以地上手段，補其不足也。法典範有云：消極防空者，即是求死主義也。以現在空軍之發達，縱既以如何之手段，亦殊難阻止敵人之奇襲。今如此消極辦法中之威力最大之高射砲言之，對於六〇〇〇公尺以上之空軍活動法，則高射砲，不能達其任動，加之公

地利與勝利

傅孟真

從倭賊在蘆溝橋尋釁起，到現在二十二個月的中間，我們根據經驗，可以判定倭賊作戰的總策略是這樣的：用他認為最相應的代價，換取我們最重要的交通樞紐，而且在一處呈膠滯狀態時，另從側面襲

攻，或在距爭奪處甚遠之另一區域進攻，使得我們感覺着調動上之困難。倭賊用這個方法，侵略我們，自始至今沒有例外。細細想來，他只能用這個方法，更無其他方法可用，因為，若是他想找一個地方和我們決戰，是做不到的，若在交通於他不利的地方，和我們消戰，他必然更認為吃虧，所以他只有取這樣一個策略。去年春天，我在漢口聽到一位爲我們效力的外國軍事家說，「日本的戰略，是歐戰前德國陸軍學校教科書上的辦法」，這話形容倭賊的似有變化而無變化處，再好不過了。倭賊之終必歸於全敗，也就要在這個戰略上決定了。在德國，乃至在全歐歐洲，除蘇聯外，所發達的這種戰略，都是爲國家較小，交通發達，工業繁盛，易於速戰速決的地方，而適用的。倭賊用這法子而不能決，更談不到速決，則其失敗的運命，便算注定了。

看清楚倭賊的不變動的戰略是如此，則我們可以定出一個最少消費，最有便利的策略，在各地相互照顧着使用，使得倭賊這樣的戰略不發生效力，而早歸於失敗。我們這個策略的原則便是：充分利用我們現在所據地形上的優點，迅速補救我們地形上的弱點，使得我們

算躲避及氣象關係，更唯獲得其精度。故縱然佈滿高射砲，亦殊難達防禦目的。

然欲期國境上理想之制空，根本拒止敵之潛入，及施行制空權之擴張，亦非現在國家之所能担負，且以控置多數兵力於後方，更非戰術之上策。故一般施行方法，即以空軍行主要之制空，能以高射火器任低空之掩護，而後再以民衆之努力，即供其情報也，由三位一體之施行，共同合力，以完成防空任務。

（未完）

的「腹裏」成不可攻之地位，而運用我們在東南和西北的兩臂，使他沿江的深入，沿海的佔據，不發生任何效力。

這一個原則的具體實施項目，不是在這一篇短文中所能說完的，現在姑舉其中的三個重要綱領。

第一，我們要充分發揮江南山地地形的便利，使得倭賊沿江的深入失其重要。自抗戰以來，最能利用地形上的便利者，可以拿山西的戰事經過做例子。我們在山西，失去了正太同蒲兩路的時期頗早，但我們的主帥決定，國軍並不自山西退出，者且更派生力軍時常加入，使得倭賊在此地，如同陷在大澤中。一年以來，倭賊之不能南向渡河以窺鄭洛，西向渡河以擾秦夏者，以此爲主要原因；倭賊之人力物力在此一帶消耗之大，亦以此爲原因。以山西喻江南，現在倭賊雖在長江遊弋，近來又得到南昌，但是如想在江南更有進展，可就做不到了。浙江全省，除了浙西三府杭嘉湖以外，都是山地，而桐廬以西，富陽以南的地勢，尤使得敵人不致在浙江進展，皖南大部分是山地，治以江西之西北部山地，儼然等於山西的呂梁中條，草木之掩護，水流之交錯，更使其勝過山西，這一地帶的據守，關係江南的戰局甚大。所以我們的軍民，能合作在這些江南山地中利用地形以抗敵，一如山西的局面，不特南昌之失可以補償，更使敵人無在江南發展之可能

。看來地形最便利於日本者，是海岸，其次是長江，鐵道已不甚便當，公路更差，所以他無論在那一省，都不能離公路甚遠的縣鎮活動，然則江南山地之扼守，是使他沿浙贛，南潯，粵漢北段，各種圍謀，誠費力而真無效用的。即令他能在江上伸一臂到鄂西，我們却也在路地上，尤其是山地裏，伸一臂到浙東，他還不是江上逍遙而已！這些江南山地，在今後的戰局中，關係更大，我們的主帥和將士，必能發揮他的最大效用。所以南昌之失，事實上不算很重要。

第二，因為倭賊的戰略，是沒有變化的，我們大致可以料定，他在下一步的攻擊地是何處，而預謀對付，從他在大亞細亞登陸算起。他之敢於在廣東登陸，是他料定英國當時的心理，不是他願在華南出大本錢。接着犯海南島，也是同樣的把戲，接着攻修水，一帶也是要佔交通形勢，而不肯出大價，不過事實上他出的價錢比他預料的高多了。自今而後他的方向，我揣斷如下。就華中華南論，他決不會在北海登陸佔廣西，縱使在那一帶的海軍強佔個據點，其情形不過與佔廈門一樣，其作用無非使其空軍海軍在海南島之對岸有個照應，他決無深入廣西的志願，因為廣西的地形，既使他深入不利，而廣西的民衆組織爲各省冠，尤使他深入即等於尋殺。至於由廣西境向百色攻以尋滇省之一說，尤其是絕對不可能，這層憂慮，在後方的人，大可不想。因為這層憂慮太近於幻想了。但，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要盡人力，坐着恃天險的。地形之便利，必須以人力運用，否則難以三峽之險，如不拒守，歷史上也曾有人一步一步進來。然則他之不敢自海上犯廣西，仍是怕我們在廣西的布置，加以當地的地形，遂成不可犯之勢。其實他在北海一帶佔個據點一件事，可能性也不大，因為他的海軍砲火不能達到海岸內五十里以外，他在海岸上不過得到沙鷗，一離開沙鷗的領域，便是他遭打的地方了，他決不肯出大代價的。然則倭國賊軍下一季向他國民報銷的是什麼？我想來，仍是鄂中鄂西，及洞庭湖兩岸一帶。我們知道，自平漢粵漢兩路失其聯絡以後，我們的南北交通，在川省以外者，靠一線複雜曲折的公路，自洛陽至湘黔一帶。他必圖謀切斷這一條聯絡。他可以趁洞庭湖水漲，向兩岸城市開

砲，更重趁江水尚未大漲，在荆地水區活動。但這一層我們早料到了，當局早把精良將放在這些地方，來則送死而已。環顧長江以南全部形勢，倭賊更無便宜可賺，南潯路上，算他最後的一個便宜了。常有人顧慮到的，由南昌到株州，由岳陽到長沙，倭賊是決不得逞的，大致他也不會在這些道路上嘗試。

第三，我們用作抗戰復興的根據的川滇黔桂四省，固有其地形地利上之絕大優點，亦有其缺點，發揮其優點，補救其缺點，是現在當務之急，亦是後方軍民應日夜不息，合作進行之事。川省之東面，東南，北面，都有大山，層層疊疊的崎立。北面則漢中之北山形更佳，所以這幾省的地域，可以說是不可侵犯的區域。但是，最好的形勢是外面有崇山疊疊不可侵犯內面却要交通便利，我們的條件，合於上一項而不合於下一項，目下由滇至川，及山川至陝，交通上之不便，大的要補救。我不是說，我們對這一事上努力少開闢這些山路，實在千難萬難，目下的成績，已大有可觀，但爲將來長期抗戰之便利，待辦的事仍然很多。我們希望，滇川，兩省間的交通，至少要有兩線，愈偏西愈好，既有運費，又少空襲之損失。目下敘昆間之公路，聽說快要通車，這是雲南人民對國家的又一個大貢獻，我們希望這條路可以合於甲種路標準。此外由滇省至西昌的公路，能早成就更好。至於由大理以北直赴西康，也應該有一條公路，打開地圖看，這一處的地形，自然甚不便於修路但當年忽烈由此路來率大軍數十萬，滅大理，滅緬甸，雖說蒙古兵以騎兵爲主體，這一條路終非不可通的，不過沿途人烟稀少，徵工大不容易了。由四川北出的公路，似乎也是太少，目下的局面，似乎過於集中南鄭。而不經南鄭，循嘉陵江上流至大水的一條路，也許在軍事運輸上同敘昆公路有同等的重要。總而言之，川滇間應有兩條公路，愈西愈好。川陝川隴間也應有不同的公路，愈西愈好。「胸裏」的交通網組織成功，然後外環的險要，得以利用。果然到了後來，日本人「狗急跳牆」，不避犧牲的集中攻打我們一個區域，我們在「腹裏」調兵仍是很方便的，倭賊就要技窮了。以上是舉例說地利情形，以下再舉例說物利。川滇黔桂四省中，兩富而兩窮。

幸而有一大好處，就民食論，平均米大體可以自給。如不能自給，則是管理上的問題了。四省之中，只有貴州米不夠吃，還是有法子調劑的。我們前方的戰士，不少是吃小麥的，所以小麥的生產應速求其增加，並當抑其高價。這個「腹裏」，食雖大體無問題，衣上却須當是操心一下，如何屯積棉布，增加麻布，增種棉花，都是應該立刻努力進行的事。其次是藥品，這也要大量屯積的（關人的補藥，以及一切介於有用無用之間的「註冊藥」，自然除多）。以上的一切要緊事，我在川省所見，似乎籌辦的還不够快，而一切浪費，如重慶及其他市上一望而見的汽油油費，各種日用洋貨的浪費，還不見厲行取締，這是可惜的，尤其重要的是，在抗戰期間，決不可任大多民衆感覺到必要物價沸騰之苦痛。誠然，我們不是一個自給的國家，但是，四省中過半是出超的省分，糧食的產量又不小，使人民生活，尤其是勞苦大眾，相當的安定。不是辦不到的。舉歐戰為例，歐洲各國，皆不自給，英法雖有海上交通之便，却也大受德國潛艇之襲擊，至於德國，簡直是捱餓。但是，他們在戰爭中漲價極微，尤其是食的。這都由於處理得嚴，處理的快，處理得密，管理得強。總而言之，在戰爭期間，國民經濟應該自給自足，生活指數應該相當安定，這樣才可以精神奮發，才可以努力奮戰。抗戰的大業，決不能在最近期間結束，至少還有三年。三年以後，我們必借英法美以全勝，倭國必隨中歐的桎紮以滅亡。在我勝利而他滅亡之前，苦是要吃人力是費盡的。

以上所說，僅僅是舉例，因為遍論在本文中是不可能的。不過，這些例子的原則本是很明顯的。這原則便：「必求盡其人力以運用地利，勝利之左券在此。」

（錄雲南日報星期論文，四·二三）

本刊啓事：

本期因印刷所工友他去，臨時另覓工友排印。延期數日，請作者及讀者，諒察是盼。

五、九。

新動向半月刊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人 新動向社

發行人 雲南日報社

印刷者 昆明青雲街 朝報印刷廠

通訊處 昆明市文廟街 新動向社

訂閱價目 國內與香港：全年國幣二元，半年國幣一元一角。國外：全年美金二元。郵費在內。每册零售國幣一角

本市代售

正中書局、世界書局、生活書店、大東書局、

及其他各書店

重慶 武庫街 一〇〇號 讀書生活出版社

自緬甸至中國鐵道設計

台維斯著
周光偉譯

按下文爲台維斯(H. R. Davies)所著雲南(Yun Nan)一書中第二第三兩章，由此可以知英人當十九世紀末葉注意長江上流通緬甸鐵道計劃線之選定，而最後決定雲州之路線，亦即所謂南線。刻漢緬路正在興築中，大足以供吾人之參考也。(譯者)

斯布里(Sprye)大尉的建議——開放八莫航運——巴爾(Paber)的意見——柯耳秋洪(Colquhoun)與哈賴特(Hallett)的設計——揮部——到騰成的鐵路

英國欲發展中國西部與緬甸商業之動機，始於斯布里大尉之計劃，注意緬甸地位，欲吸引雲南省之商業，向緬甸海港出口。

當時未想到建築鐵路，不過開闢商路而已。後數年提倡測量鐵路線，自仰光通暹羅，再向北到景棟(Keng Tung)與景洪(Keng Hung) (北緯二二度東經一百度五〇分)。斯時緬甸高級官員極表贊成，而未得印度政府之同意，不過測量仰光至北邊桐果(TanTsoo)之線而已。

一八六七年雲南鐵路問題又重提，以其時伊洛瓦底江可通汽船至八莫。此地近滇邊，爲興雲南通商最好的路線。八莫至昆明之路，馬可波羅曾旅行過，自此方向，鐵路可以建立。此理想因馬加里(Margary)與巴比爾的報告取消，以騰越至大理之路，高山峻嶺建鐵路

極不適宜。更甚者，巴氏有深刻印象，以爲任何鐵路，通過雲南均不可能。會云：

『若英國商務採取此路，吾人實亦樂亦喜。』又云：

『穿通半打像雲泥山(Mont Cenis)的隧道，並建少數的門耐(Mena)橋，自緬甸至雲南，無疑的多加改良。』

從此無人敢提議建立雲南鐵道。

約在一八八一年有一新建議，所採路線根據斯布里大尉的建議而略有不同，此即柯耳秋洪與哈賴特先生的意見。其路線自黑爾臺(Moimain)起，位下緬甸薩爾溫江的河口，向東至暹羅的拉汗(Rahang)向北沿湄南(Menam)河谷，再穿景棟與景洪到思茅(北緯二二度五分東經一〇一度)雲南的南部。

雲南以地形的困難，須覓一最好的路線，然從思茅方面，困難發生。主要障礙，即大部經過暹羅領土，只是以發展暹羅而非緬甸。故只有延長下緬甸路線，以便得到與雲南西部之交通工具。

一八八五年合併上緬甸，情況變遷。鐵道既已建至桐果，一八八九年築至登得來。而揮部位於緬甸東部，曾納貢於緬王，英國派隊查勘，知該地爲愛和平通商之人民，得不流血而統治之。

揮部的進展，因之引起英政府的注意。巴

格頓(Bartley)先生測量一路線，克服伊洛瓦底江所有的困難工程。路線自登得來稍南之密俄罕(Mo Chau)起點，經買密俄(Maymyo)與錫薄(Thibaw)至騰成，北揮部首府。(北緯二三度東經九七度四五分)。此線至一九〇二年完工，騰成仍爲其終點。

自此至距滾弄渡七十五哩之猛攸(Mong yaw)已測過，容易完成。(當北緯二三度二分東經九八度四〇分)。其實建鐵路通雲南，無疑的延長到滾弄。但鐵道至今仍停止於騰成。

現有貫穿揮部的鐵路，對雲南交通，已成爲極簡單的問題，即切實決定方向如何以延長之。至於原來柯耳秋洪先生與哈賴特先生之建議，如今已無人再反對滾弄鐵道之延長矣。自黑爾臺至思茅，距離七百哩，而自滾弄至雲州(北緯二四度三〇分東經一百度十八分)僅有一四五哩。以吸引雲南商務之故，雲州位置，較思茅爲優。

雲南鐵道

台維斯著
周光偉譯

雲南公司(Yun-nan Company)的遠征——其結果——雲南鐵道建議之目的——延長至四川——雲南鐵道與自東部到四川一線的比較——自印度到揚子江貫穿線——法國計劃——英國路線計劃延長至雲州——建議的八莫騰越線——永久不變貫穿的路線至揚子江——雲州的有利地位——中國人的鐵道建設。

雲南鐵道最初建議人其理想純為吸引該省貿易趨向緬甸。對於遠隔雲南最富庶最稠密人口的省區——四川則難於實現。現在建議任何鐵道計劃，其最終目的，不僅在促進地方貿易，以達緬甸邊境，應謀自印度到四川與中國東部的通路。

觀點如此，故一八九八年雲南公司決定派遣一遠征隊，勘測一鐵路自緬甸邊境起，聯絡揚子江上流數點，為船舶所能到達之地。該隊予幸負其責，但此章並未詳述予之建議，惟關於予所經過之地，作一般的結論而已。

綜計全圖的組織及吾人工作的方法，見之於第十五章及十六章，至於討論建議線及詳細關於雲南之地理，人口與貿易，則載於本書末尾附錄內。

在此處一切所必須提及者，僅簡單說明吾人工作的結果。

一、鐵道查勘工作，自緬甸邊境滾弄渡起，到揚子江的敘府（北緯二八度四五分東經一〇四度三五分）或納溪縣（北緯二八度四五分東經一〇五度二五分）止。

二、自滾弄渡到揚子江的全部距離為一千哩。路線的大部分，橫亘超越困難的區域，無法改正的地位，坡度峻峭至二十五分之一，幸軌長甚短，一公尺寬的軌道總值約需一千五百萬鎊至二千萬鎊，築路時間，至少十年。

三、將來貿易有極大希望，目前雲南省以交通的惡劣，發展少，是以鐵道不能立即達到有利於商務的企業。

處此種情況之下，照此計劃，商人不願投資於外國，因為數甚大，必有若干年無任何利息可言。須英國政府承認低率利息，然後可以集合同等之資金。故問題決定在此。然試問英政府值得少資於雲南鐵路的全部或任何一部否？

此一路線之目的有二：

一、吸引雲南貿易趨向緬甸，而阻止雲南西部貿易被法國奪去。

二、到達四川豐富省區，將來與漢口成都間鐵道聯接，完成打通印度與上海間的路線——大幹線的接合，有一天無疑的聯合加萊斯（Calcutta）與中國東部，經過印度。

首先當推想適合於此兩目標的第二項。至於四川貿易所關，蓋不同於雲南鐵道而能對東部來之路線，載運多量貨物競爭也。然長途費貴冒險的船隻，航溯揚子江峽谷仍係外貨入川惟一工具，而雲南鐵道有希望吸引該省貿易趨向於緬甸。但至今情況似乎已有結果，以四川不數年間，自東部來之鐵道將要接近矣。

自漢口經重慶到成都覓一實用線，並非容易的事。試探結果，許多路線不適宜，但有毅力的馬尼弗上校（Colonel Manfield）和隨他工作的人（E. Barnardiston）工程師與（E. W. S. Mahon 工程師）已克服一切困難，據報告所發現之路線可以採取。

現在棉布與棉紗，主要輸入於四川，而此等貨，大部來自孟買。因此讓吾人以孟買為起點，比較此兩線。

由東線往四川，需要距離四千七百哩海程到上海。上海無須常開貨輪。故大的海船，約有半年之久，能溯揚子江六百哩到漢口，至一年中吃水十呎之船隻，不能再航行上溯。是海洋貨船可由孟買直航漢口。

由漢口到成都經重慶鐵路約一千一百哩。由漢口到成都經重慶的直接鐵路，實際上距離縮短。但路經重慶，似須首先建築，故最好計算為一千一百哩。

今取雲南路線，自孟買到仰光航程為二一五〇哩，自仰光到成都鐵路約計一千六百哩。河上運輸比鐵路運費為廉，超過五五〇哩陸路運輸比之短距離航程的利益平衡力為多。並須注意東部路線的建築費及其工作費，每哩比雲南鐵路為少。

然建築漢口成都鐵路切為兩段，大抵可以完成四川大部的貿易。且同時大部分輸運於雲南鐵路，於印度與中國東部之間。

自印度至中國，解決吾人貫通鐵路路線問題。當有一時代貫通世界的任何部分，故不能推想印度與中國——世界上兩個人口稠密的國家——彼此以為滿足而無鐵路聯絡。故予確實斷定不論任何鐵道，必須通過雲南。

予不了解建議任何路線通過更北方經西藏或新疆者。崇高的山嶺與綿延極貧乏的區域，無論提出何種計劃，均不可能。故吾人可下一結論，惟有通過雲南，印度才能聯繫於揚子江與中國東部。（至建議之改正線討論，參閱第六章）

今通雲南的第一條路線，無疑是自東京的法國路線，（此線記述於附錄於第六章內）工程建築現在進行中。若法國鐵路達該省首府昆明時，決不停止於該處。昆明與揚子江通航部分的中稱，如此困難。予不料想此部分的路線立即進行。然令人疑慮者，即延長線若不採取東路即採西路。

一法人現正遊歷雲南，政府指派赴大理，是注重法國西部勢力範圍，及法國在湄公河（東經九九度三十分）的貿易。查該省大理與昆明間聯接的鐵道，比之其他各部建築為易。

設吾人遷延自緬甸入雲南建設種道之意義，事實上同時使法國享有緬甸揚子江及大理以東的所有地方，以數字計之，總數一千哩，約七百哩屬於法人之手。然而雲南西部貿易該省最富部分，亦循其路線往東京，替代現在往緬甸之路。

印度帝國的統治者與擁有遼遠的中國對外貿易之大部分勢力者，吾人對外力聯絡此兩國間，難於做一建築的漠然傍觀者，亦不能聽其自然而讓雲南西部貿易由吾人手中奪去。

予在此未提及政治的競爭。中國的分裂，過去極迫切似一切無望。然發生此不幸之局勢，自然要影響於任何省區，波及於發展各該省區的投資及工作之人。

然非依據政治的見解，係根據於贊同雲南鐵道的辯正。法國建設自己的路線，由東京至雲南，續向東與向西兩方延長，乃極合理的商務企業。雲南鐵道最困難部分位於昆明與揚子

江之間，而必須留意者，即法國與吾人相比，不見有一種優越之地位。兩國均遇到同樣的困難。法國政府於道德上與財政上的進行均予以支持。若英政府不以此為榜樣，則將來亦必準備放棄此種種利益。

此非予提出忠告政府之意旨，無非敘述事實而已。外國官署各有其線索與最好的判斷，何種費用證明其目的為當。

予以為中路是最好採取的。自緬甸至揚子江全線，予並未認為必須如此或奢望其立刻着手。蓋廣泛的計劃殊難一時完成，只有逐步實現之。

予之提議使緬甸鐵路應由臘戍延長至滾弄，雲南鐵道由滾弄至雲州。

山滾弄到雲州約一四五哩，需費約一百五十萬到二百萬鎊。此地為商務中心區域，對交通缺乏的良好市場貢獻極多。緬甸鐵路系統延長至雲州，凡雲南不能接近的許多地方，皆列入緬甸範圍以內。而實際已縮短與吾人通商地方的距離。

目前自緬甸與雲南貿易，幾來自八莫。下表列出自八莫與自雲州往雲南各地的距離比較。

| | | |
|-----|-----|-----|
| | 到八莫 | 到雲州 |
| 自騰越 | 一一二 | 一六一 |
| 自永昌 | 一七三 | 一〇〇 |
| 自下關 | 二七一 | 一〇九 |
| 自登雅 | 三九四 | 一三二 |
| 自昆明 | 四九一 | 三二九 |

自思茅 四三四 一八五

緬甸與雲南間貿易的改進，只有延長到雲州的一個目的。第一應與印度鐵路聯接上海。因之引起吾人注意連接緬甸與昆明，並須向法國提出交涉聯合建築昆明到揚子江部分的路線。

如今提到雲南貿易的問題。該省最富庶地方，包括斷續肥饒的平原，即位於大理之南東北三面，（北緯二五度四二分東經一百度十分）。此區商業中心為下關，位於大理南方八哩。所有這些地方與位於其東部各地，現均由緬甸供給。以自下關至東京邊界老街，比之自下關至八莫為遠。法國鐵路自東京建至昆明時，而緬甸鐵路終點仍在臘戍，是此種利益，將消滅。因自下關到八莫為二八〇哩，比較自下關到昆明二二〇哩為長。以下關為例，自然下關的商業亦消滅。至其他同樣位置的地方，比八莫或臘戍更近昆明。

若吾人遲疑而無所舉動，則將失去雲南西部大部分的貿易。設建築鐵路達雲州，尚易於保持。因自下關到昆明法國鐵路終點為二二〇哩，而下關到雲州只有一〇九哩也。

然另有一鐵路計劃，此處必須提及——自八莫到騰越的建議綫（即 Momián 北緯二五度東經九八度三十分）。此線已測過，鐵路所經距離為一二二哩，費用估計未超過一百萬鎊。（此為初步估計，最後測量結果尚未公布）

但現在八莫並無鐵道，此地與仰光以水路汽船及緬甸鐵路系統在開泰（Kaitai）相通。建築入雲南的鐵路，成爲一適當的起點。再者

經八莫路綫，雲南與緬甸間多數貿易在進展中，故此綫於原有完善的商路有利。

建築八莫與騰越間鐵道路，比較容易，擔保便宜，當然短期可清償。就其本身，乃一最有用之路綫，但吾人實施築路以前與豐富的滾弄雲州路綫，要決定何綫延展至下關比較合理，極關重要。

騰越東北角山中有一隘口，過此則鐵路繞循瑞麗江河谷 (Shweli valley)，但峻峭的高山嶺分隔瑞麗與怒江，兼之過此尚有瀾滄江河谷奔流於壁立山脈之間，向前展築鐵路，足以證明極端困難。此種困難，須俟進一步察勘工作完畢，蓋不能遽下斷語也。

僅築至騰越一線 (若向東延長，證明不可能) 非徒不能使吾人進一步以達聯絡印度與中國東部之目的，且十分可慮者，足以保持下關之商業否？下關前已述及乃雲南極重要之貿易中心也。自騰越至下關，距離為一五九哩，又自昆明至下關為二二〇哩。六十一哩的均衡，大概可以保持現有之貿易，但勿忽略法國向西延長其路綫，能於奪取超過法國方面距離的利益。

再者，為增進雲南貿易，雲州比騰越地位更有利。騰越已有驛馬路與八莫相接，近數年且已縮短修正。延長鐵路至雲州，而騰越到八莫的貿易，不致受大的打擊。兼之雲州地位如此，比騰越赴吾人通商之各地更切近，何況又增多向未交易的地方呢！雲州擁有更大的優點，位置不似騰越向東方之遠，堪與法國鐵路競

爭。

下表距離，更覺明晰：
到騰越距離哩程 到雲州距離哩程

| | | |
|-----|-----|-----|
| 由永昌 | 六一 | 一〇〇 |
| 由雲龍 | 一二二 | 一八〇 |
| 山下關 | 一五九 | 一〇九 |
| 由麗江 | 二六四 | 二二二 |
| 由順甯 | 一三七 | 二四 |
| 由景東 | 二六三 | 一〇二 |
| 由緬甯 | 二一六 | 五五 |
| 由威遠 | 二六八 | 一〇七 |
| 由思茅 | 三四〇 | 一八五 |

由此表看來，惟永昌與雲龍兩單到騰越比雲州近，至永昌在表中與雲州間距離並不大，故雲州鐵路對於該地極有用。

雲南最富部分的中心下關，更為接近，最後五縣與吾人有商業聯帶關係，此外舉騰越鐵道難於發生關係。

若仍主張騰越綫，到下關可實用，此路確有若干利益。事實上築鐵路到騰越比到雲州費省而容易，無人反對。兼之政治家顧及財政上的關鍵，無疑的於兩綫中對此綫格外重視。故實施建築單獨的地方路綫以前，應倍加考慮，除非向東延長，證明不成問題，而後放棄印度與中國東部間交通之計劃。

現作一簡單概括的結論：
一，建設自滾弄到揚子江全部路綫，設計太龐大，不能立刻着手。
二，吾人若對雲南鐵道延長綫無所舉錯，

法國在將來擁有大部路綫，會有一天連接印度與中國東部，且亦佔一地位，掠取吾人雲南西部之貿易。

三，反對緬甸鐵道延長由騰越到滾弄，雲南鐵道由滾弄到雲州，將來再逐步向東延長。

四，若自八莫至騰越建議綫，能於延長至下關，則對於滾弄路綫，證明為可驚的競爭計劃，然有以騰越為終點，欲保持雲南西部貿易，是無效的。

在中國放棄鐵道主旨之前，另有一問題必須提及。中國人最近兩年來，權力殊堪驚奇。

該國當局將鐵路特許權讓與外人，許多地方已開始運動，目的在收回所有建築權歸中國人掌握。自然此種觀念是應當的，但外國的外交家對此願意放棄，則中國鐵道的進展，當為之阻滯。一般中國人極慎重的交付其資本與政府建設鐵道；再者鐵道公司付給適度的利率，並不完全滿足中國人投資的天性。因之政府募集本建築鐵道的企圖，當然要失敗，在某種情形中，已提議徵收附加稅為唯一方法——大抵照一般說，難於敷設路費。

然遲至後來 (一九〇七年) 中國人愛國的欲望，增高，倡導自築鐵路，無須外國資本與工程師。有些省區曾由富商及其他方面集資如雲南鐵道，仍有疑問。且為將來鼓勵起見，已由雲南總督呈請求書，延聘服務於美國訓練的中國鐵路工程師。故中國所有鐵道，終究要以中國人的力量建築鐵道，乃自然不可免的趨勢。若中國政府從事建築鐵道，自應向揚子江兩路重要條件——多數熱練的工程師，與租負財政的重擔——忠實人員，須待訪見。

『王道』——血流之一

天 虛

十六日，沒有走的動靜，弟兄們在附近挖着工事。

這樣看來，也許暫時要停止在這兒阻止敵人，或是待命到別的火線上去吧？

一早起來，覺得敵人的炮聲，漸漸響近來。由大路上，絡繹不絕的馬車，牛車，成羣結隊，但又非常散漫的難民們，失魂落魄地來着。他們有的像了無目的的在岔道上東走一下，西奔一下。

有的牛拉着車，車上放置的東西，由嬰兒婦孺，以至草席馬料，傢俱什物一應俱全。有的是男子漢挑着行頭，女人抱着幼子，真所謂是扶老攜幼，一片淒涼。有的女人竟也勉力地挑着担子。他們把自己整個的家這樣移動着。

有一個中年婦人，懷裏抱着一個孩子，手裏牽着一個，後面一個更大些，拉住他的衣尾，更後又跟着一個較大的，一邊走，一邊冷聲熱聲，有氣無力的哭嚷着。他似乎走也走得乏了，哭也哭得乏了，但仍舊走着，仍舊哭着。那前面像個母雞似的媽媽，沒可奈何的在愁苦着臉，又好像作爲母性的那種溫慰，由她底靈魂裏失去了，只是那本能地活動着，上前走她的路。

他們是被人類類的蟲賊，日本帝國主義者將西斯軍閥迫出人類圈外的動物。

他們有的看見我們是零散的丘八，看見我

們在留意他們，老遠便喚回過源來麻木的意識，驚覺地避開岔道去了，我們看着，心裏無限痠痛，到了這時，忍不住大聲地叫說：

「老鄉，打這兒過來，不要怕，我們同是一家！」

他們是失去一切人類天賦的理性了！敵人的虐毒慘殺，使他們認爲人是世間上頂殘酷的動物，人類是只有一副比任何野獸還惡毒底心腸的，因而，不是熟悉的面孔，他就該比任何的野獸更令人可怕！

我們的聲音被空氣傳到他們耳膜上，告訴他們：那是溫和而良善，充滿着曾是他們熟悉的人與人之間的本能的，那至高無上的誠懇和同情。

他們像被重新喚回人類的本能似的，感激使他們的神經痙攣起來，抖動着手，寂寞地苦笑着由這邊來。

「老鄉，你們到那兒去啊？」

「沒有去處啊！」一個推車老漢，帶哭地回答我們，他似乎因爲年老的關係，肌肉不住的痙攣，使得他的茸茸白髮，也不住的在搖動的頭上顫抖。

「那麼你們爲什麼家的？」

「不搬麼？老總，我們是台北（即台兒莊北面）的，三個月前，東洋鬼子佔了我們的村子，見人就殺！見女人，不管老的小的，拉過

來就污辱！房子燒光了，我再跑慢一步，恐怕也活不了！可是我一大家人就只剩得這幾口！」

老漢揩着淚，在車上的小孩子也揩着淚。他繼續訴說着：

「跑那兒去呢？我們跑到這邊來，炮火又打到這邊來了！萬惡的日本鬼子……老總，你們要趕快把他們打退才好啊！」

「是啊，老鄉，前些日我們的國軍不是把台兒莊的鬼子打死幾萬嗎？剩着的不是跑了嗎？我們總有一天要把在中國的日本鬼子，像在台兒莊一樣的打死他，打走他！」

「阿彌陀佛，天保佑，那時我們就可以回來了！」

一個老婦人由後面高興地岔上來說。此時，我們聽了這種可笑的話却笑不出來，只好答應她說：

「是的，你們現在要到那兒去？」

「沒有一定的去處，那兒沒有炮聲，那兒有吃的，就到那兒去。」

老人推着手車寂寞的去了，記着他們的話：「你們要趕快把鬼子打出去呀！」好像負下了一筆什麼大債，無形中在心底處燃起了殺敵的怒火：

——戰場上死去吧！爲了維護和平和人類正義！爲了大中華民族的永久生存！爲了後輩兒孫們的自由幸福，爲了千萬無家可歸的難民！

看看這幅源源不斷的離散圖，我們直沿着

道兒走，想藉此時的宿羊山鎮，如今不知怎麼了？

敵機不斷的來襲擾，送着我們到了宿羊山，在宿羊山鎮，又來回地飛旋。

宿羊山和別的臨近戰地的各鄉鎮一樣，畸形地發展着。一切商賣物品，都是以軍人爲對象的，而且，也多是老弱在守着他們這鄉土。

巡邏一會回來，歸途中，由東南邊連續地飛來了一隊又一隊的敵機，偵察機逍遙輕鬆地在頭頭測蕩，輕轟炸機緊緊地跟隨着準備待機動作的樣子；重轟炸機沉悶地幫人心靈的擊着，震天動地，好像世界上就要暗無天日了。

我們廣袤而遼闊的青空，讓四五隊敵機佔領了，它們飛旋一陣，忽然，輕轟炸機側着翼翅，一架尾一架迅速地跌落，又被捷地騰上了，隨即便是轟轟轟一陣怪響，煙塵起處，我們的村莊，熊熊的飛出了火舌。兒婦的泣叫，淒慘的號哭聲，家禽和家獸的悲鳴……！像一曲悲哀的交響樂，遍佈了廣漠的平野。

我們靜伏在麥田裏，看着他們任所欲爲的肆虐，把圍繞着我們遠近的大小村莊，全給轟炸遍了！而被轟炸這村莊，一個也沒有駐軍！

不消說：倒塌的是無辜百姓的房屋，橫飛的是赤手空拳，被支解了的人民的血肉！人道的光焰，似乎永遠也照不到這兒來了。

正在吃着飯，敵機沉悶的顛聲，又把我們頭上的空氣抖動着。心一連連的突跳，遠遠地，空氣帶來了轟炸聲響，這些告訴了我們：附

近的村莊又遭轟炸了。

因爲敵機肆虐，我們的隊伍，大都散住在村外的野樹下和麥田裏的果樹蔭歇息，吃飯時，我們才回到村裏來，此時，大家在留意着它是否也同樣到我們這兒來光顧一下呢？

「××，你，你趕快去，你哥哥的腿給炸斷了！」

「啊？啊！」

××把手朝兩邊一撒，手裏抬着的飯碗，被軍心吸在地上粉碎了。

「什麼？什麼？」我立在旁邊，我沒有把來報信的那人的話聽清。

「我哥哥的腿給炸斷了！」嗎的一聲，他激動地哭起來。報告的人繼續沉重地說：

「山車裏炸出車外來，一雙腿都斷了！現在炸彈滾炸着，又燒着大火，沒有人敢拖，你趕快招呼去！就由這村子順路出去就看見！」

××哭着，急急的往門外衝去了。

我開明了來由，說那村子裏並沒有駐軍，××他哥們由車輻山乘了汽車回來，爲了爭執放在汽車上的文件的燒留問題，兩人上前來請示師部，他，××的哥便在那兒看守。剛巧碰到敵機在那村裏擲彈，他們便遇害了。

我們飯也不再吃不下去了，約着一位同志走出我們的村子，向着東面的大道直去。

東面的村子，給滾滾的濃烟薰着，一陣陣，一團團的灰黑色烟浪，兇猛的直往上翻騰。一路上，小孩，老人，披着头髮的女人，瘋一樣的哭叫着向燒着火的村莊奔去。

我們還沒有走離村子時，××遠遠地哭喪着臉走回來。挨近了，我看着他由鏡片裏透露出來的焦迫而又慘澹的眼光問說：

「怎麼啦，找着麼？」

「我有什麼辦法呢？叫我有什麼辦法呢？」他把手一擺，像手足莫措的樣子，又哭了。

「還活着麼？」我淒然地問。

「你們看看去，那樣子！」他哭得愈更傷心，「兩隻腳都斷了！怎麼得了啊！你們看看去！我背又背不動，担架又沒有，我報告師長去！」

看着他匆匆的去了，我們依然上前走。

在窒息的濃烟中，我們轉過一間屋子的角落，看見前面一張小汽車，屋子……！還在火浪中給吞沒着。各種器物和木材的炸裂聲，人的慘叫聲，突破了沉悶的火焰掠着空氣的擊音，清脆地激動着人們的心靈。

人畜屍體的焦臭和器物汽油等的燃燒味道，強烈地刺激着人的嗅覺，心收縮得直痛。

突然，像動物園裏的靈魚似的，緊緊貼在沙地上的一個人，落入我們搜尋的眼光中來了；他的兩隻血淋淋的手，向前伸開伏在地上，兩隻腿也一樣長地伸張着，好像撞命的想上前爬走可是腳沒有了。在一隻腿上，吊着些紅

黑的破碎筋皮；一隻只是斷截的糊糊血肉。啊！這樣子是一個人嗎？我覺得索性是死了還痛快些！這是人啊！是每天和我們一起開玩笑，雖然年紀相當大而却有些天真的××的二哥。

他的嘴啃在地上，頭微微地動着抬起來，

滿臉的黃土，並掩不盡他愁苦絕痛，但對生有着強烈希望的表情，眼睛在血與灰土的模糊中，微微地蠕動。他悲涼地呻吟着，似乎他留存在人間能够運用的，只有這了。

一條血溼淋漓的沙痕，由他的腳後，直延到燒燃着的汽車邊，說明了曾由誰把他從那兒拖過這邊來的。

看着這慘象我們半天說不出話來。

担架嘖嘖的上來了，把受傷的同志們招呼着。有些幾次地打他身邊經過，却並不理睬的去招呼另外的受傷者。

「同志，担担我，担担我！」

他狠命地翹着希望的眼光叫喊。

「啊呀！這個老百姓還在說話呢！」

「來担這個，來担這個！」

「老百姓不能管了！」

「我是軍人，我是軍人！我是你們的同志！XX師的！」他用微弱的聲音懇求着。

担架兵和別的人們，用眼光瞞一瞞他，看着他穿的是青呢學生服，以爲是老百姓。他又繼續叫喚着：

「我不是老百姓，是XX師的，我是！」

「……」
一直地，我們看見担架兵就和他們打招呼了，但大家都忙亂得很，我們的招呼，他們似乎也沒有給予很大的注意。在這時，我們搶上前說：

「他是我們師部秘書處的，快扶上担架！」

弟兄們才忙着把他抬上担架，他痛楚地絕叫着。

「啲！給我點水吃吃！」

担上担架後，他又叫着。

那兒有水呢？要有也只是冷水，不能把當作一個傷者的飲料的。爲了他的過分疼痛，和我同時來的一位同志，拿出一瓶重升百寶丹來，把塞子開了，往他嘴裏抖，希望能減煞些他肉體上的痛苦。

「還沒有抖出來！」

瓶子在他的牙齒上擊撞着，他還能清白的這樣說話啊！

担架担着他去了，我們再走過去看那些正在延燒着的房屋和車子的地方。那兒東睡了一個屍體，西攤了一隻斷腿和手掌，屍體每個都是精光的，衣褲全給燒燬了，又黑又腫，兩手兩腳儘量的張開，雖然在糞糊中，也可看出來這些臉相是萬分痛苦，大約最後一秒鐘掙扎時的情景，就是這樣的吧！

幾十具屍體——還有些在烈火中分解着，發出了奇臭。有一個女的，她的頭髮，有一半被燒焦了；又由破肚皮裏流出了腸和一個胎兒也有一半被燒焦了；另外在她的身旁又躺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孩，肚邊也擠出一堆紅顏色的腸子。

如果不是在戰場上看慣了諸如此類的人殘人的慘象，誰忍心停留着來欣賞這些寶貴的傑作？記得當年讀托爾斯泰底戰爭與和平，碰到這種描寫場面，也常是不忍卒讀的。

有一個比XX的哥還慘，他的兩隻小腿，齊齊整整的不見了，一臉糞糊的血污，遮蓋了他的五官；眼睛像死羊似的半睜半閉着；嘴隔分把鐘癱瘓地張開一下，隔分把鐘又一下。據說方才也還在說話，還在要水，此刻神經也許多少還有些兒知覺，但意識是完全模糊了，他實際上已被硬拼棄在人間之外了！

這幾十架屍體之中，有我們來準備搬運東西的弟兄，通信隊的同志；但更多的，則是當村的男女老幼們！

啊！這便是所謂的「皇軍」，這便是敵人一口聲聲所謂的「王道」。中國人誓死不能忍受這個，世界上有人心的人絕對不容世界上有這樣慘無人道的事！絕對不聽這些的！文明的野獸啊！聽着中國人的決心吧！我們用極度的憤怒和反抗來回答你！回答你所施於我們這種暴戾的罪惡與仇恨！全世界人將用正義的鐵拳來給你算這筆人類恥辱的血債！人類的血史上，將永恆萬古垂寫你們法西斯瘋狂魔鬼所宣揚的這種髒污腥臭，慘絕人寰的所謂「王道」。

我們不忍再看下去了，我們離開了那地方。在村外的田裏，一個壯年男子抱着一個年輕的少婦乾嘔，她的破碎的臉上，有血土糊糊着，她的手和腳斷了，她在一聲聲慘絕的叫喚。

男的抱着她，失了理性，失了知覺，我們叫她半天，才有意識無意識地告訴了這女人是他的妻子，告訴了：那一家老小八口，只剩着他和這位已失去人形的女人！

蒙自歸來（特寫）

羅南湖

（接六六五頁）

（一）

爲了到蒙自去調查所謂的「皇軍」轟炸偉績，不得不和九年來寄居的第二故鄉——昆明，闊別數日，而走上征程！

車站上買票真困難，還沒有到賣票的時間，窗外便黑壓壓地擠滿了買票到附近去疏散的人羣。坐在車廂裏，人旁堆滿了貨，貨上堆滿了人，你擠我，我擠你，無異是坐在監牢裏一樣地難受！

好容易，車身轉動了，送行的人下去了。在火車開出了站外時，回首遙望，這山國裏的昆明，只有那模糊的屋頂，在稀薄的朝霧裏半隱半現地矗立着！路旁的柳樹和電桿，風馳電掣的過去了，在經過了幾個車站以後，人已陸續地分散下去，車廂裏便比較的寬展而舒適起來。清晨的空氣裏，送過來一陣陣野花的香味。使人感到了心曠神怡而感謝這春神的賜給。

每當火車抵站時，便掀起了一陣叫罵的聲音，上下貨物的聲響和小販們兜攬生易的叫喚，無形中和成了一支火車進行曲。一直到火車再度開行了，這種混亂的聲音，才陸續地消沉下去。

聽說開遠的米價很貴，商人爲了掙機，特地由西洱運米到那兒去售賣。所以在西洱途中，便發生了下面的這樣一件事！

一個年約四十的老頭子，運了幾袋米準備到開遠去，大致是貨物沒有買夠了它重量的車票，所以票員來檢查時，便發生了爭執。結果是米被搬了一袋下去了。在火車急駛的時候，有什麼法子可以來挽救？老頭子在車上急得發昏暗暗啜泣。當然，這是替洋大人跑腿的人們的天職，誰叫你這老頭子去和他們爭執呢？

（二）

火車經過了不少的山洞，超越了無數的峻嶺。氣候是和昆明不同，而陸續地變熱起來。在蒼茫的暮色裏，夕陽殘照的當兒，終於達到了一別四年的開遠。

車站旁，濃蔭蔽天，紅花滿地。在這炎熱的環境裏，更顯出了清幽可人。頭腦昏昏地順着旅客的人流擠出了車站，去尋找這一宵的歸宿。在跨出了車站以後，真使人感到一種愉快的興奮，兩旁人行道上的樹枝，依舊的在春風中搖盪，但它的後面，却建立起不少的新的建築，××公司，××實驗廠，西餐館和咖啡店也應時而產生了。使人心裏不住在感激這都是敵人的賜給。

馬路上來往的旅行者特別多，差不多每一個人的口裏都在談說着蒙自被炸的情形。其中一部份是剛由災區裏逃出的難民，他們面上都表現出淒涼和可憐的狀態！

可以說是一件幸運的事，在這樣禁令森嚴

我們把方才用了剩下的白藥給了他，叫他用水或酒給渡下，之外，我們再沒有方法幫助他，只好匆匆地回來了。

一路上都是抵當着我們傷者回去的担架，聽他們淒慘的呻吟，看他們各種不同的傷勢，心裏隱然疼痛。

碰着××的哥，招呼的人們把他停在那兒結水吃，別的同志們又給他白藥吃。我把水接過來試試還很熱，便等他涼了些又喂給他！他吃了水，喘息一會，裂開眼，慢吞吞地對我們說：

「同志們，我是完了，你們好好努力呀！」

求生的眼淚由眼裏淒涼的滾下，他閉閉眼，好像昏昏地睡去了。圍繞在跟前的人們的心頭，都感到異常辛酸，有幾位再也忍不住，滿腔熱淚，滔滔滾滾的湧出來。

這不是簡單地悲憫着一個人淒慘的命運啊！

當抬到我們住的宋莊醫務處時，軍醫一看見就說：

「靜脈管已爆裂了，流血過多，大約只是今晚上的客人。」

——完
一九三九、四、十九日抄於呈貢。

下，我們已好久沒有見到橫靠在床上噴嚏吐霧的生活了。這次公然能在這兒的旅館裏發見許多本地人和外來的旅客都在弄這種噴嚏吐霧的玩意兒。說來眼福真是不淺。

我也不知道這是故違禁令嗎？或者是當局沒有查覺呢？差不多有十多個住房裏的旅客，都橫靠在床上旁若無人地大抽其烟。這些人對政府的禁令，似乎完全沒有知道。對民族的抗戰，好像毫無感覺。只要是能滿足了大烟的慾望，不論什麼事，大可不必要過問了。在他們的心裏，似乎抗戰是兵士們的事，救國是別人的責任。有烟吹，亡了國又有什麼關係，反正抽烟和亡國是沒有關係的。唉！開遠，想不到在你這樣建設突飛猛進的城市裏，公然還有如此腐爛的一羣存在着！

(三)

過去在各種報紙上，我們時常都可以見到女間諜這個名詞。真不了解，婦女而公然去替敵人刺探消息。這和漢奸不同者，不過是國際的界限，若說到她的實質，這禍國殃民的罪真比漢奸還要大上幾倍。因為是這樣，所以很早就想看看，但可惜是始終只能在報紙上看見，而沒有法子可以實地一瞻這種喪心病狂的女性風采！

希望總是可以實現的，這次在開遠公然是見到了所謂的女間諜了。

是黃昏的時候，我剛到開遠，進了車站以後，便聽到了來往的人都在談說今天解到了一個女間諜。爲了好奇心和使命的關係，夜裏九

點鐘的光景，特地去訪問這位久已仰慕的女神。看她是一位什麼樣的人物。

她，已被拘留在鐵道警察局裏！是一個越南的女性，名字叫朱碧英。年華大約在二十左右。頭上的髮兒，比螺絲還捲曲點！尖長而又略帶圓形的面孔上，敷滿了胭脂和香粉，中等的身材，充分地顯露出她的曲線。在活潑和浪漫的氣質裏，十足地表現出一位風頭頂健的交際花。更使你在初聽到她流利的國語時，真料不到她是一個越南人。

事情是這樣的，當「四·三」寇機襲擊時，其中有一批，違背了國際公法，侵犯了友邦的領空權而橫過了滇越鐵路，向芷村方面飛行，在經芷村車站附近時，這位女間諜便站在離車站不遠的地方，從腋下掏出了她白色的手絹，舉在空中搖擺着，當她的手兒略指左邊××公司時，寇機便接連投了兩彈。幸好，沒有命中，掉在附近深山裏，因為地點在芷村車站，敵機不敢久留，便立刻飛走了。

可是在她指示目標的時候，旁邊却有不少的廣東同胞躲在那兒，看清了她的舉動，斷定她是一個女間諜，所以在敵機去後，立刻出來質問她，在她無話可回答時，雙臂是已經被人細起來而送到路警分局裏，到第二天的上午，便由路警押解着送她到開遠來。

據她自己說！她是越人，時常往來上海，香港，海防，河內等地，她也有丈夫，不過不時常聚在一處。問到她的職業，却一樣工作都沒有。可是查看她那種闊綽的氣派，交際花的

開形看來，最少是有八分使人可疑的。

明瞭了這些情形之後，我便對她說要拍一張小照。但她却很堅決地不答應，并且還聲明她是被別人陷害，確實沒有什麼嫌疑，她相信在不久以後，便能恢復了她的自由。

在聽了她的話以後不禁使我啞然失笑了，喪心病狂的女性走狗，一直到現在她仍然用一種交際花的口吻來搪塞，未免是掩耳盜鈴了。

由路警局出來的時候，腦裏不住地在閃迴着剛才的情景，緊迴着一幅該殺的女性底影子，這時城樓上剛剛是敲過三更。

(四)

簡碧車是我們國人自行經營的交通事業，由碧色寨到簡碧，全程約長二百多里，路軌比較狹窄鐵路狹窄。車廂也比較小得多。而速度太慢，這都是它的缺點。由碧色寨到簡碧，約三十餘里，需四十分鐘方可到達。車廂分爲花車，頭二三等五種。花車是最好的一種。裏面有沙發和很精美的設置。坐起來特別舒服。是專用來給來往的要人們乘坐的。至於二三四等車，那就窄得太不像樣了。對面坐着，彼此的膝蓋可以碰着。這次，我算是被他們特別的優待而免費坐了花車到簡碧去。車上的情形和滇越車不同。普通人民，只能照票面的等級入座，可是有些蠻橫點的人，便可以越了等級去入座或不要票便去坐油車。查票員到底是去中國的鐵路公司服務，所以沒有滇越車上查票官那樣的威風。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同時也可以說它是一種不好的現象；因爲在私人固

然可以不破慳囊而去揩油，但公司的損失就太大了。我很熱烈的希望着他們彼此都能想法改進它。

(五)

蒙自的南湖，是附郭唯一的風景線。舊稱學海，風光綺麗，景物宜人。尤其是在這暮春的時候，綠柳紅桃，掩映如畫。四週長堤圍繞，芳草如茵。而小橋彎曲，花徑清幽，沉醉了文人畫士，騷人墨客。還有那四圍參翠，滿目濃蔭。湖心的崧島，湖畔的三山，綠葉婆娑，風雅絕倫。有直立的老樹，有玲瓏的亭台。長欄迴繞，花枝招展，翩翩的荷錢，浮滿了水面。這正是人兒活躍，鶯鳴垂柳的時候，但可惜是湖光依舊，人事已非了。

清麗的湖邊，綠蔭裏半隱半現的學校，在往昔是充滿了吟哦的聲音，和天真學子們的歌唱。如今呢！吟哦的聲音是聽不到了。天真的學子也不見了，這白壁紅牆的學府，沉靜得快，要死寂了。

縣城裏，住戶不到九千，人口約莫三萬，有清潔平坦的石子街，有忠直淳樸的人民，可是自從被禽獸轟炸後；繁榮的市街，已是化為灰燼，較好的建築，完全成了瓦礫。滿目瘡痍，一片淒涼，這是多麼令人興奮和流淚的事？

衛生醫院裏，地上躺滿了受傷的人民，由大門口一直到裏面的客室，路上是被鮮血洒遍了，想不到安居在這遙遠的山國裏底古城居民，也遭受了戰場上一樣的屠戮，最可憐是醫院的角落裏，地下躺着一個已和人世分別了的婦

人，她遺下來的兩歲底孩子，蹲守在她的面前，呼喚着他的媽媽起來吃飯。他那裏知道，母親已是和他永別了，已被禽獸們殺害了，孩子！你已是世界上行伶無依的可憐人了，你記住吧，殺死你母親的仇人；使你變成孤苦伶仃的仇人，千萬記住吧，這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啊！

蒙自是被炸了，街市是淒涼滿目了，血和肉的憧憬，一幕一幕地在腦裏蒸迴着，當我離開災區的時候！

(六)

在蒙自車站上候車回碧色寨的時候，忽然聽到了緊急警報聲，許多人民都魂失魄地向田裏飛跑，火車在這時是由笛響開到了。但是爲了警報的關係，所以穿過了車站一直向碧色寨很快的開去。車上的乘客，很希望車身能够在路上停住而便於下來到田野裏疏散，可是相反地車子是加足馬力的奔馳。胆小的乘客們，爲了要顧全他們生命的安全紛紛的由火車上跳下，有兩人不死於炸彈下而跌死在鐵路邊。血肉模糊，慘不忍親，唉！真可憐！

警報畢竟是解除了，敵機併沒有再來光臨，在車上跳下的人兒真死得冤枉，草木皆兵的蒙自當局啊，你們的心裏作何感想？

在這樣風狂雨暴和警報的聲中，慢慢地和蒙自遠別了，回首南望，風雨淒淒，在烟霧迷漫的原野裏，同來的朋友分散了，滿目瘡痍的蒙自消失了。但血和肉的憧憬，却永遠地深深的印在腦裏，絲毫沒有消失掉！

新動向

第二卷 第七期

論抗建（新事論之十一）

馮友蘭

演繹經濟關係展望

陳碧笙

戰時的後方運輸交通

唐鳳圖

歐局與遠東

何少誠

對於目前戲劇的一點希望

鳳子

雙聾忠（新演戲）

楊亞甫

暹羅——神秘的王國

John Gunther 著

（美國外交季刊）

翔生 譯

世界回教徒的動向

Reun Kraus 著

（美國現代史料）

萍影 譯

去年我國的對外貿易

萍影 譯

（雲南日報星期論文）

「東亞新秩序」到那裏去？

萍影 譯

（時事新報：時事論壇）

劫後之春

羅南湖

編輯後記

官僚政治的誤國

馬場恆吾著
惠之譯

節譯自日本改造四月號

在過去五六年間，日本的政治是陷於沉滯的狀態。

沉滯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在政治上不能達成庶民的志望。自數年前在日本喊出「非常時」的呼聲以來，五·一五事件和二二·六事件發生以來，一般國民都沉默起來了。可能大聲急呼的，只是些迎合權勢而別無所忌憚的人們而已。當然，在五六年以前政黨操着政權時代的政治，不一定是合乎理想的，政黨本身還是有許多弊害，然而和代之而起的官僚比較起來，多少總要好些。官僚獨裁不僅只在經濟統制之上曝露出弊害來，對於有關國家大事的各種政策，官僚內閣也是獨斷專行，不論是內政，是外交，不問國民是否贊同，在不知不覺之間，就決定了重大的國策，等到國民發現的時候，已經成爲既成事實了；這種事例是很多的。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國民之保持冷淡沈默的態度，並非不可思議之事。這對於國家是毫無利益，有時還成了國家的大害。到了後來，國家政治全爲官僚獨裁的煙幕所籠罩，國民的關心漸次離開了政治，這種政治已不是國民的政治，而變成了政府的政治。在此情形之下，政界的空氣極其低迷沉滯，乃是必然的歸結。到了最近，連指導日本政治的人們，也漸漸感到此種現象是不對的了。

爲什麼不對呢？在此特將過去我們所常提到的英國學者米爾的話引用出來以作參考。他說：在四百年前，世界共有四個文明——即西歐文明，土耳其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國文明。各個文明的程度大體相同，分不出顯著的區別。然而經過了四百年之後，只是西歐文明非常發達，其他的三個文明則陷於沉滯的狀態，代表這三個文明的國家，則處於西歐諸國的下風了。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何在呢？因爲土耳其、印度、中國在這個很長的期間保存着專制政治，不使人民有自由活

動的餘地。在西歐諸國，人民拒絕服從專制政治，而自由地從事活動。依據着這種人民之力，所以西歐人民才有了飛速的發展。

日本革新派的隱然的頭目秋山定輔在三十年前曾經和桂太郎討論過中國問題，他說：「這樣重大的事，任你有力的政府，單是依靠政府的力量是行不起走的；任你強有力的軍部，單是依靠軍部的力量，也是行不起走的。若不是有國民作後援，政府與國民聯合一致去努力，則不能實施這種大的國策。又國家的權力者有些什麼人呢？也許還可找出幾個元老來，但也不是單靠這樣的幾個少數權力者的意志就可把事情弄得好的，國民的熱烈的諒解和後援是不可缺少的。」

秋山在現在是否還保持着這種主張，那可不知道，然而事實終歸是事實。總之，在爲政者獨斷擅行的國家，國民對國策失掉了關心，政治上迷漫着沉滯的空氣；我們試檢討一下日本封建時代的政治，就可知道的確是如此。我們不用回溯到封建時代，就是由日本最近的政情看來也可以發現這樣的微候；國民冷靜地旁觀着官僚內閣所實施的政策，他們都抱着絕望的態度，以爲縱令加以批評，也必然沒有什麼效果的。從好的方面來說，這也許可以說是發揮了謙讓與忍從的美德。這樣的思想，結局使印度成了英國的屬領，使中國成了西歐列強侵略的目標。爲了信守自己的良心和信念而不努力奮鬥的國民，不久也失去了守護祖國免於外國侵略的力量。以這點來說，日本民族和中國人印度人性質是完全不同的，日本在今日之所以成爲強大的國家，也是爲此。日本之成爲世界的雄邦而有了飛躍的發展，就是在參加中日俄兩戰役的時代，即日本頒佈立憲政治，政黨已經發達，而作爲所謂西歐文明的特長的人民自由活動得到允許的時代，即國民可以論議國內外大大小小的政策，對於政治的進行具有濃烈的熱意的時代。自

從明治七年發出民選議員建議書之後，日本的自由民權喊得非常熱烈。在這建議書中，對有司（官僚）專政大肆攻擊，認為使人民參與政治，足使國家趨於興隆。自由民權運動也曾犯了許多錯誤，也曾遭受了再度的挫折；但這個運動的結果，促成國會的成立，促成國民之得以參加政治運動。從此國民不能再對政治取冷淡的態度，不能再對政治毫不關心了，政界不致陷於沉滯了，國家就可得到飛躍的發展了。日本目前政界的沉滯，如果只是數年間一時的現象，還不足怎樣憂慮，但若這種沉滯成了制度化，長期存續下去，那麼日本民族的前途就要受到很大的影響。

秋山在三十年前所說的「重大的國策單靠政府的力量是行不走的」的話，現在已完全表現在目前的時局上來了。日本對華戰爭雖然博得了相當的勝利，但除了戰爭之外，一切政治的設施，雖不能說已完全失敗，可以說成績非常惡劣。日本在外交上也是失敗，英美法蘇都對中國加以援助，結果使戰爭更不容易收拾。在國內問題上，為政者在各方面都是感到碰壁。近衛內閣自事變以來，已握了一年半的政權，但在國內政治上，他對國民許下的政策，簡直一個都沒有兌現過。行政機構的改革，文官任用令的改正，議院制度的改革，結局都成了空頭支票。在戰時，舉國一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政府才開始實行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但此種運動也是由於迷漫着官僚獨裁的空氣，連政府自身也承認收不到甚麼效果，以致到了平沼內閣，不得不使這個運動加以改進。在近衛內閣時代，曾發生過新黨樹立運動，該內閣的閣僚，曾經一度組織四相會議，來研究這個運動的可能性，但終於無結果而散了。戰爭雖然猛烈地進行着，但後方政府的業績如何呢？我們簡直不能發現能於適應戰時的功績。近衛內閣因此只好在戰爭的中途宣告辭職了，可以看出這是表示他沒有負起時局的重責的力量。

波羅軍事合作的展望

（英國曼徹斯特導報週刊）

波蘭羅馬利亞同盟曾經大大的增強了；同時羅外長茹芬哥訪波

在近衛前首相的辭職聲明書裏，曾經說過：「事變已達至新階段，為求善處，必須重新組閣，重新佈置庶政，重新一新人心」。近衛內閣是事變開始時的內閣，不能收拾事件而宣佈退却，政府不免要受不負責任的批評。犬養內閣以來，日本經過了齋藤、岡田、廣田、林、近衛五個官僚內閣，近衛辭職之後，又成立了以平沼為首領的官僚內閣。平沼內閣的成績，現在還不明瞭。到近衛辭職為止的日本政治的停滯，不能將責任完全歸在近衛身上，大部分的積弊，可以說是自前四個官僚內閣時代就堆集下來的。在這等官僚內閣的時代，一般國民的對於政治上的自由就漸次受到了限制，政黨政治暫時宣告中止，政黨內閣不能產生，黨人雖然也有入閣的，但只不過是尸位素餐，重大的國策並不是由政黨決定的。政黨失了力量，國民對政黨就減少了興味，因此對於政治的關心也就減少了。政治由政黨領導着實施的時候，言論機關可以勇敢而澈底的批判政治，因為政黨受了輿論的督促，可以變更或修正其政策。反之，政治移到官僚政府之手後，許多重要的國策，都是用秘密的方式來決定，到了成為既成事實而發表出來之後，言論機關就無力加以更變了，因此輿論對之就失了論評的興味，縱令有時對之多少有點興味，但政府常常利用國家的權力加以禁止。這樣，政治對人民當然越離越遠了。這種官僚政治的弊害越積越深的結果，各方面的政治就陷於亞滯，雖然事變仍在進行之中，近衛內閣不得不宣告辭職了。

平沼內閣也是官僚內閣，和齋藤內閣以來的其他非常時內閣一樣。因為是官僚內閣，當決定國策的時候，當然大體也是瞞着國民，不顧國民的輿論來決定的。但平沼內閣在高唱萬民輔翼之道，聲言要尊重國民的意志。這也不失其是一個恢復議會政治的機會，但前途如何，只有拭目觀之吧！

萍影譯

的結果，兩國同盟的範圍也相當的展開了。羅外長羅華沙後表示此行的滿意，而波蘭公報也頌祝這次訪問的完善結果。

雖然兩國對於羅馬柏林軸心和倫敦巴黎同盟應取的态度，還沒有成立協定；羅外長對於波蘭殖民地的要求，官方宣布不取共同的抱負，但其他重要問題，却都成立協定了。

波蘭擔心阻礙匈牙利不要壓迫羅馬尼亞接受領土的修正，他方加羅耳國王撤回他從前反對波匈接壤的雄圖。茹芬哥外長認為由於捷克淪亡而小俄羅斯省又被納粹支配後，德國向羅馬尼亞的襲擊；其危險程度，決非匈牙利僅有的提出修改國界的問題所可比擬的。

匈牙利外長不久就赴華沙去商討波羅協定問題。

波蘭和羅馬尼亞更同意在巴爾幹半島和多瑙河流域採取較強硬政策；同時為更敏捷地連接波羅底海和黑海的交通，就得來開濬水道和建築新鐵路。一切措施，都含有政治的，經濟的和軍事的重大意味。

英人眼光中的蘇聯實力

The Manchester Guardian wee kly, march 3, 1939

英政府一向的疏離蘇聯，畢竟現在認為是遺憾的了！曼徹斯特舉行的英蘇友好和平大會上，每個發言者都抨擊這種愚蠢的態度——不能稱作一種政策的。漢德森商相的聘問莫斯科，目的在商談英蘇商務協定。此舉深得各方的稱道。但李斯脫威爵士主張要挽救世界和平，應和蘇聯在政治上甚或軍事上進行合作。就照各方面局勢來看，這是一個英蘇接近最好的時機了。最近數月來，蘇聯政府似乎從恐怖的清黨中，安定下來。她正集中全力來增進效率和訓練上，很少注意於政治的信條。別人用理性判斷的結論清楚以後，每一個負責的官員，都感覺不到有恐懼斯塔林的任何意味。就因蘇聯政府目前注意處理實際問題了。這個轉變的結果，是曾經用事實證明出來的，蘇聯生產大量的增加，尤其生產質的改進，更為鮮著。蘇聯實業正在積極適進的發展。軍需工業的發達，自然引起英國莫大的興趣，因為一個強大的蘇聯，是歐洲及遠東和平的保障呵！

蘇聯軍事實力，被納粹德國完全認識了。法國的秩序報(L'Ordre)，搜集關於德國軍事領袖由演辭和論文中，發表的許多重要的摘錄

波蘭和羅馬尼亞軍事的和內政的專家不久就聚會討論這個巨大計劃，大致英法也被請求給予財政的援助。

波羅對鄰邦蘇聯的未來態度，是費了長時期來討論的。兩國都覺得應該對蘇聯採取敦誼的態度。兩國過去雖因畏懼蘇聯而締結同盟，現在則任何一國都找不出蘇聯會侵略他們的理由來。波蘭羅馬尼亞和巴爾幹半島方面都承認蘇聯不再是一個可怕的侵略者，但是却可以在政治上和經濟上同各國和平相處的了。

茹芬哥外長表示願意猶太人移居羅馬尼亞，如波蘭採取的政策一樣，帕克上校訪問倫敦的時候，就要代表兩國向英政府會商此事的。我們對波羅兩國合作關係的密篤，反蘇趨勢的停止，是表示贊佩的，就因為它能增強中東歐的安全同和平。不久愛沙利亞和芬蘭外長的訪問華沙，更會增強他們和波羅兩國合作關係的。

萍影譯

。自然他們一致都承認蘇聯紅軍不僅是目前最強大的軍隊，而且是世界上空前的偉大軍力。照德國參謀部首腦若斯凱將軍的意見：蘇聯進攻軍力是不斷的增強。他說：「蘇聯士兵，決無疑問的是勇敢，頑強而又堅韌的。空軍部的斯謙得司令發表論文，提到「蘇聯是唯一的能把軍需工業移到空襲範圍以外的國家」。若斯凱將軍更相信蘇聯到一九四零年，每年會生產一萬二千架到一萬五千架飛機；而且在交戰狀態下，蘇聯空軍應當估計有二萬架的實力。陸軍部的機關報軍事雜誌——陳述過「今日的蘇聯，毫無疑義地領有世界上數量最多的空軍」。空軍部的樸特然隊長也抱這種見解；更補充說：「這個偉大空軍的後面，是有着最低度在效率方面不能競爭的軍需工業支持着」的。德國海軍官方機關發表過：「蘇聯領有世界上最大的潛水艇艦隊」。自然德國撰筆者為掩蔽自身的缺陷計，會有把蘇聯軍隊實力估計過高的可能；但是除非他們相信是事實的話，不致把紅軍或蘇聯空軍效率過度的誇揚的。這樣看來，一個國家強大到使德國恐懼而認為敵人的，那末就頗足以使英國歡迎她來作一個友邦的資格了。

生機

阿植

——給昆明和內地的學生——

腥風刮過了東北、東南
向咱們底田園吹襲、瀾漫。

你，

怕那毒獸底兇爪吧？

不，瘋狗追迫着你吧？

於是；

後退、逃避，

你就躲進這僻靜底深山。

也許，

憤怒又激動過你的血流，

——要衝前搏鬥；

但比武之場未輪到你大演身手。

所以，

你仍然歇息於這沉默底「堪察加」。

然而，

你這旁觀者呵！

不是見過無數碎爛的殘骸，

和無限紅熱的血肉，

陳列在侵略者底祭壇。

——雖然踏入這較安甯的角落，

或者你心頭尚志恣地在躍動。

悲痛、憤恨、仇敵的情愫，

又交織於胸膛！

這裏，

見不到駭人的火光，

聽不到興奮的炮響；

有的是；

滇池的白浪，

撫仙湖的波濤，

羣山底雄壯。

——這些美妙的景色，

值得你憐愛。

但，你覺得：

增悶和血熱

却因而沒處發洩與奔放吧？！

是的，

沙漠似的乾涸、寒寥，

你有點過不慣了！

課堂裏靜坐，

書本緊握手中。

不寒不飢的

你，還苦？

還悶？

祖國撫育下的驕兒呵！

你會否懷憶那教堂庖護下

瑟縮着的羣衆？！

你會否夢過那許多正流浪，

肉搏，

在火與血的紅光中奮鬥的弟兄？！

或者，

你會回想羊城底繁榮，

憶戀舊都底古雅，

追溯上海底奢華吧？

然而呀；

幸運的孩子們，

你要澈底認清——！

這是一個極艱苦的時代！

這裏是極窮僻而重要的角落！

遙遠地

隔離了東方「荷里活」和「蒙特加羅」。(註)

就在你週圍的；

空間充滿了怒與痛底氣氛，

地上站着不少更痛苦的難民。

……這，你要記住。

無疑的，

你特受祖國的優待。

可是，

祖國也給了你極重的負擔。

廢墟上要萌發新芽，

沙漠上要茁生鮮花，

這是你應做的工作；

應盡的任務！

獻出熱和力，

磨利器與工具吧；

兄弟們血肉造成的凱旋門。

需要你們雕刻與粉飾，

叔伯們頭顱砌成的建國路基，

需要你們軀軀平的展築。

幸運的驕兒呵！

努力奮勉，向上吧；

祖國的生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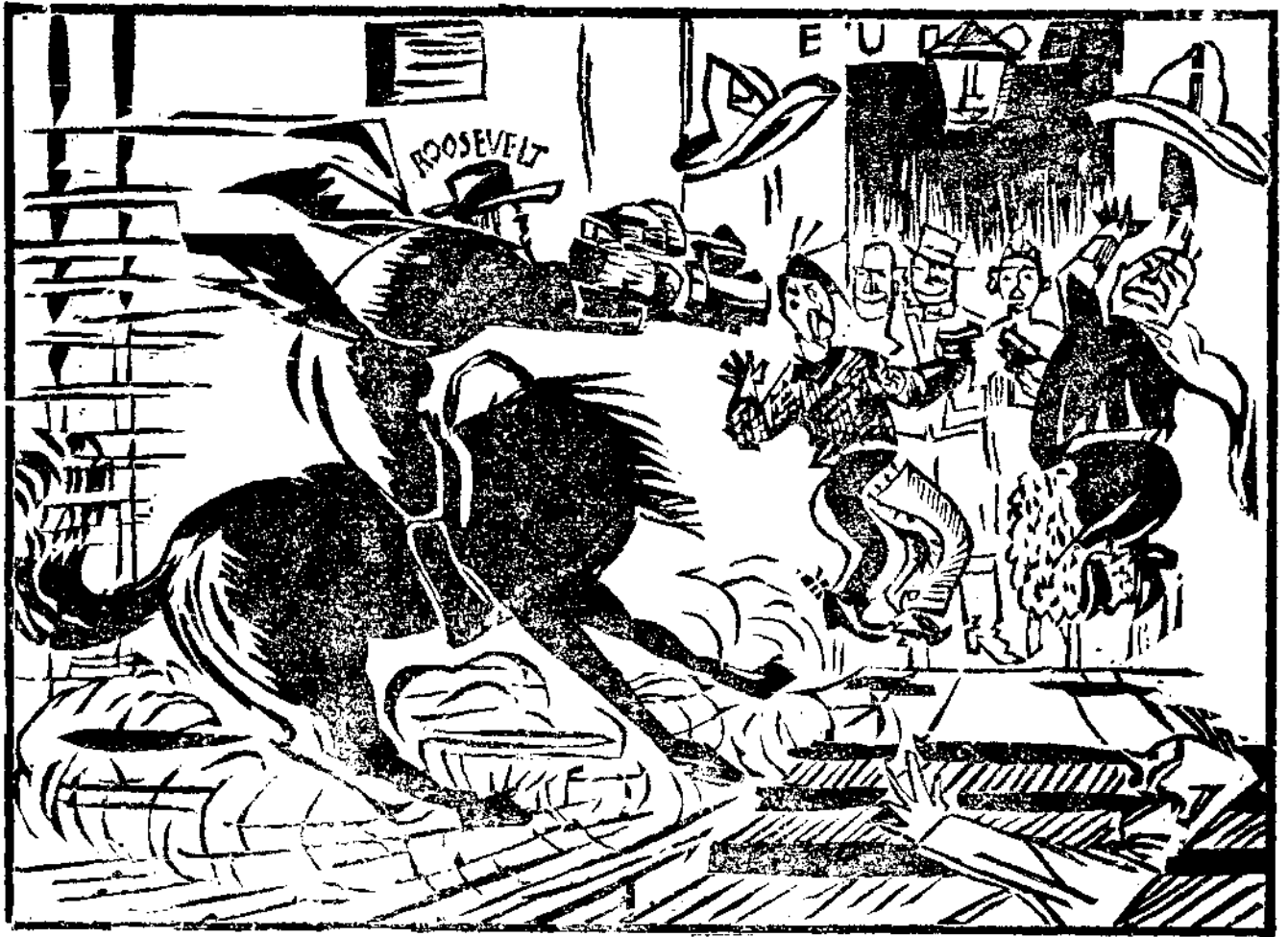
賴你去創造呢！

……四，十九日草於玉皇閣

(註)東方荷里活與蒙特加羅，指香港澳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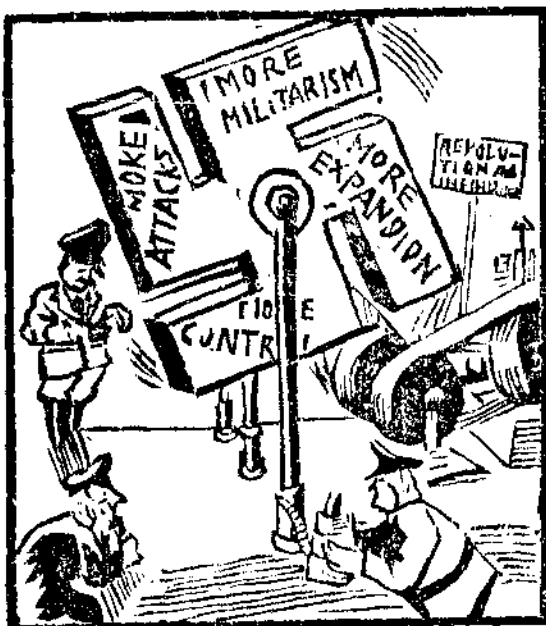


德意軸心



騎士解圍

紐約太晤士報



CURRENT HISTORY

萬花筒



舊賬未清

請看

—雲南唯一大報—

雲南日報

言論正大

消息靈通

報道正確

紀載翔實

編撰精彩

版式美觀

銷數最多

廣告效大

社址雲南昆明市文廟橫街東口

| | | |
|----------------------------|---|-------------------------|
| <p>零售每份國幣四分 外埠郵費照加</p> | <p>本市 一月國幣一元 半年國幣五元五角 全年國幣十元五角</p> | <p>本報 價目</p> |
|----------------------------|---|-------------------------|